

教工之家  
作者：(蒋春光)

---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第11节 第12节

注：摘自《重庆文学》

---

汽车进了街，正咋咋唬唬地走，忽然车身一歪，左轮下溅起一股泥水，直朝旁边的房屋射去。房屋比公路略低，泥水立时污了屋子的大半边脸，还溅了不少到屋子里面。屋里有两个裁缝在做衣服，他们不慌不忙做着手里的活，对从天而降的泥水完全不予理会。车子爬出水坑，哼哼唧唧走了不几步，又是一歪。这次是朝右，泥水溅着了一群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孩子们嘻嘻哈哈抹一抹脸上身上的黑汤，互相指着比划几下，书包在屁股后面啪啦啪啦地，跑了。司机耳朵上架一根烟，嘴里叼一根烟，神气活现地把着方向盘，几摇几不摇的，终于将车开拢了道坎车站——所谓车站，就是四面围墙的一个坝子，里面一个破车脑壳，门口一堆垃圾。

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刘国璋，就是坐这一趟车，来道坎中学当老师的。

刘国璋瘦瘦高高，白白净净，珐琅近视眼镜象模象样挂在鼻梁上——书还没教着，就象一个老师了。

车上下来十几个人。但周围零零落落一些男女，只把眼死盯着刘国璋看。看了脸上看身上，看了身上又看他的行囊。刘国璋感觉到了，不免得意。虽然脚下很乏，脑子迟钝得象一块木头，但他抖擞精神，将背包杂物全背在后面，只抱老大一捆书在胸前，目不斜视地大步往前走。走了几十步，才想起该问学校位置。就朝路边一个比较年轻好看的女人动问，问时他兴之所至，还操了一下普通话。女人先是瞪大眼睛愣着，慢慢回过神来，就很热情地用十分夹生的普通话回他，回了两三句，有人在旁边嗤嗤直笑，女人就红了脸，用当地话对笑她的人半真半假地骂：“笑你妈个×有啥子好笑！”然后转过头来，用当地话三言两语对刘国璋说清学校方位——原来刘国璋刚才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的。刘国璋仍用普通话谢了女人的指点，掉过身来，一路来到道坎中学。

刘国璋在学校报到以后（在学校他懒得再操普通话了，改用四川话），总务卫麻子（听得大家都这样喊他，他名副其实地一脸麻子）领他去寝室。卫麻子穿着胸前印有“园丁”字样的旧汗衫，肩上一个洞。他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告诉刘国璋学校各个部分的位置，好象是风景名胜地方的导游，在引观光客看风景。学校是初级中学，有数排旧房，几棵桉树，一个球坝。其间还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因为正值开学报名时候，也有一些家长杂在里面。不大看得清哪些是老师。

寝室靠近一排房子的末尾，破破烂烂一间屋子。门板上用毛笔字写着：闲人免进。字迹

陈旧而潦草。门下面的空隙大得足以爬进一个小孩。刘国璋把行李一丢，就面带疑惑地打量那空隙，打量了又打量。卫麻子便对刘国璋解释说，空隙是故意留着让猫进出的，因为耗子太多。又说寝室是差了一点，不过分给他的地相当不错——说到地，卫麻子更加兴高采烈——因为那是刚调走的钱老师种过的，很出菜的。

还问他要不要立即置一把锄，刚下过雨，马上就该种莴笋和白菜了。见卫麻子嘴里叽哩呱啦白沫翻翻说种地，象个老农的样子，刘国璋本来觉得有些好笑，但身体实在太困了，上下眼皮子直打架，就没有笑出来。只是说他现在根本不想种什么莴笋白菜，他只想先收拾一下屋子，然后睡觉。他坐了差不多整整两天的汽车，骨头抖得都快要散架了。卫麻子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临走时他还是提醒刘国璋，不能误了农时。再说，由于放假的原因，茅厕里的肥料不多，如果动手晚了，也被大家舀光了。又热心地说如果需要粪桶，可先借他的用着。

刘国璋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要不是老鼠在梁上活动得太厉害，他大约还会睡下去的。他觉得肚子饿，才想起昨天只是在车上吃过两个面包。现在算来，已有一天没进食了。于是他出了寝室，打算出去吃点东西。又碰见卫麻子。

卫麻子请他到家里吃饭。刘国璋说他就去伙食团吃算了。卫麻子说没有伙食团，只有一个“教工之家”，由单身职工们合伙，轮流做饭吃，每顿都要预先登记的，所以中午只能在他家里吃了。刘国璋听了卫麻子的话，两眼定定地瞪着卫麻子，发了一会呆。这里卫麻子就趁机把他拉到家里去了。

卫麻子的家不在学校，在学校后面。石头砌的墙，顶上是瓦，一通五六间。前面一块三合土晒坝。两只鹅在坝子上漫步，几只鸡在屋檐下刨食，一口猪在屋侧的烂泥里打滚。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从正屋迎出来。她围着围裙，两只粗糙的手不停地在裙上擦，两颊红红地，不言不语站着。卫麻子对妇人道：“这就是新来的刘老师。”——却不介绍妇人。一边就请刘国璋进屋。刘国璋勉强朝妇人笑笑，一低头，进去了。屋里光线黯淡，隔了一会，才看清里面的陈设：面门的壁上是一张快褪光了色的年画，一个胖孩子骑在一条翘尾巴的鱼上。屋子正中一张木方桌，几根条凳。

屋角几样农具和一堆包谷。一张矮柜上，摆着水瓶茶杯。坐了一阵，卫麻子的老婆将饭菜端上桌，大小不等三个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先后坐拢桌边。一条黄狗，也打着响鼻进了屋，它打量一下刘国璋，懒洋洋靠墙躺下了。

开始吃饭。卫麻子和刘国璋先喝酒。喝着喝着，卫麻子的麻脸就红亮起来，他又提到种菜，要刘国璋抓紧农时。刘国璋忍不住说：“卫总务我看你象个村长。”

卫麻子说：“刘老师说笑话，我哪里当得上村长。”刘国璋就有些烦躁地说：“可是卫总务，我为什么一定得种菜？我哪里会种什么菜？我读的是师范大学，又不是读的农业大学。”卫麻子很惊讶，说：“我们这里大家都种菜呀！学校这么多土，不拿来种菜干什么？”刘国璋说：“我反正是不要种菜的，要种你去种。”卫麻子就不开腔了，端起酒杯和刘国璋碰一下，仰脖喝了，脸越发红得厉害。这里刘国璋伸筷去拣那一碗回锅肉。却发现碗已经空了，原来早被孩子们抢光。

吃得差不多了时，卫麻子终于开口说，刘国璋的地可暂由他家种着。卫麻子反复说，他保证不让刘国璋吃亏。刘国璋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出卫麻子家时，刘国璋已有一些醉意。到了学校，见校长室开着，就轻飘飘地往里走。不知学校安排上哪个年级的课程？进门时，头很响地碰在了门楣上。才记起门框没有他的个子高。他已经是第二次碰这个门了。来这里报到时就碰了一下。

这次是碰在额头上的同一个地方。他捂着脑门，痛得直龇牙。校长吴成端坐在里面写什么，头也没抬。一个勤杂工模样的花白头发的老头在里面收拾一堆杂物。刘国璋捂了一阵，

缓过来，恼怒地朝门踢一脚，一边心里暗自咒骂，低头进去。他想，他每进一次校长室，就得低一次头，好比是给正对门口的校长行一个礼。

吴成短小精干，这门即使再矮十几公分，也不会妨碍他进出。他安排刘国璋上体育，外加数节劳动技术。刘国璋以为自己刚才碰昏了头，一时听错，便又问了一遍。真的是体育和劳动技术。于是就说：“吴校长，我昨天让你看过我的毕业证了，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吴成回答说他知道刘国璋是历史系毕业的，但问题是历史课已经有人上了，不好再调。再说他个子高，教体育也不屈才。吴成说这话时面孔很严肃，一点也不象开玩笑的样子，这使刘国璋感到很有些不懂。酒气冲上来，近视眼一瞪，要发急。忽然听得屋角的花白头发嘿嘿干笑两声。这时卫麻子进来了，对吴成说下个月的工资可能又要打白条。吴成叹一口气，说：“我已经晓得了。不过，得先想办法给刘老师发一点钱，他才出学校，想必急需钱用。”卫麻子答应尽量想办法。刘国璋就顾不得再说课程了，问：“工资打白条是什么意思？”吴成有些惊奇地说：“就是拖欠工资，没听报上说过？”刘国璋说：“倒是听说过的，只是不大相信。现在看来，这还是真的了？想不到这里如此不重视教育！”

吴成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

卫麻子说：“县里经济是很困难，都知道的。”

刘国璋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亏不能亏孩子！”

卫麻子笑了，说：“你这是广播里说的话。”

吴成不紧不慢地说：“事情总是比想象的要复杂，不是背几句口号就解决问题的。要是背口号管用的话，不早就解决了？”

刘国璋就开不起腔了，红着脸低头退出校长室。一边心里想着吴成许愿的钱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手——他满以为一报到就能领到半个月工资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么！

晚饭刘国璋是在“教工之家”吃的。卫麻子已给刘国璋预先作了登记。

下午五点多，刘国璋到了“教工之家”——“干打垒”屋子，灰蓬蓬的，屋角七零八落飘飘荡荡挂着被烟火燎黑的蛛丝——还未开饭。在校长室看见的那个勤杂工老头在灶前弓着背使劲拉风箱。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埋头在大铁锅里炒菜，呛人的辣味儿冲得她直咳。屋里还有两个男人坐在饭桌边说话，面前放着他们的空碗。

见了刘国璋，大家静一下。刘国璋说：“我是新来的刘国璋，卫总务说他给我登记了晚饭。”炒菜的女人就说：“刘老师你坐，我们马上就开饭。”刘国璋走近桌边，朝桌边两人点点头，坐下，看见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表：

道坎中学“教工之家”轮流值勤表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姓名 陈由 周世海 王超群 文峰 郭玉兰 邓之勤

注：1 星期天和寒暑假停伙。

2 采购、保管分别由相邻的单双日值勤人员承担。一人一月。保管兼做账。

3 月初交款，月底结算，依各人顿次均摊费用。

刘国璋指着表问：“这个值勤，是不是煮饭？”

“当然是煮饭了，在锅边值勤，还会是什么？”一个戴眼镜的黄脸胖子说。他自我介

绍：“我叫周世海，教化学。”然后又介绍旁边留分头的年轻人：“文峰，教语文。”炒菜的女人是王超群，数学老师。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勤杂工模样的老头也是老师，他叫陈由。教过数学，也教过体育。

“怎么没有炊事员？”刘国璋问。

周世海说：“以前请过，养不起。炊事员一人要吃掉我们两三个人的饭菜。再说，人家也不愿干。说给老师煮饭，太清汤寡水。”

“还偷东西。上次那个跛子，偷菜油，晚上走得飞快。”王超群一边盛菜，一边搭话。

文峰说：“没有炊事员反倒好了，我们现在个个都是三级厨师水平。只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要是有家有室有材料，每天变着花样弄它几个好菜来吃，倒也乐在其中啊。”

周世海对文峰说：“明天你值勤，先露一手给刘老师吧！你地里的好菜——茄子蕃茄之类多摘些来，我再去买点肉。”

文峰说：“还有钱买肉？不如谁替我值勤，我去钓鱼。晚上保证大家有鱼吃。”

刘国璋说：“不必麻烦，照平时的标准弄就很好，我又不是上级领导。”

周世海笑起来，说：“看不出你才出校门，倒很懂社会。”

刘国璋说：“好象你们都种地？我是种不来地的，我的地给卫总务种了。”

文峰说：“这怎么行？现在发不出工资，全靠地里出菜。谁值勤谁出菜。你没有地，值勤时拿什么给大家吃？”

这个刘国璋当然想不到。他只好说：“我买。吴校长要卫总务想办法发钱给我，我领了来就交伙食费。”

“这个月能买，下个月还能买吗？学校总不会月月都发钱给你一个人。”

这时王超群将一小盆南瓜端上桌，用衣袖擦一下脸，插话说：“刘老师才来，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我看先不要让他单独值勤，就不存在出菜的问题了——空了来帮帮忙就行。反正一星期我们都排满了的。不过，刘老师，你真不该把地让给卫麻子，他贪心得很，现在已种着好几个人的地了，他是我们学校的地主。他家的日子，过得比哪家都滋润哩！”

刘国璋想起中午到卫麻子家里去的情形，没有说话。一面心里感激王超群为他免了值勤——他真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值这个“勤”。

一直闷头拉风箱的陈由扭过头来问：“超群，还要不要火？”

王超群说：“不要了，你快去洗手。等郭玉兰来了我们就开饭。”

说音未落，从门口进来一个姑娘，刘国璋顿觉眼前一亮。周世海说：“小郭，你姗姗来迟啊！”文峰用手拂一下已经很整齐的分头，往旁边挪挪屁股，给姑娘让座，一边又凑近了，轻言细语和她说话。

郭玉兰无精打彩地坐在让出的空儿里，看了刘国璋一眼。王超群将两人介绍了，郭玉兰冷笑一声说：“又多了一个受苦受难的人！”

刘国璋说：“郭老师很象我一个同学。她比我有办法，留在城里了。现在我见了郭老

师，感觉好象她与和我一起分到了这里，心里真是高兴。”

郭玉兰说：“你这人心眼肯定不好——巴不得大家都落难。”

刘国璋说：“我不是心眼不好，我是确实想她。你们不知道，我和她耍过朋友。

见到你我怎能不想起她来？现在好了，”笑笑，“有你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说完赶忙把脸转到一边，眼睛盯在墙上。

周世海和王超群笑起来，说：“刘老师很坦率嘛！”

郭玉兰涨红了脸，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文峰脸僵着，说：“人家刘老师是大城市来的，嘴皮子会出风头。”

刘国璋回过脸来，一本正经道：“你们哪里理解一个失恋者心头的苦处！”

周世海问：“你们吹了？一定是她见你分得不好，另寻高枝去了。”

“不幸而言中，不幸而言中啊。正所谓飞鸟各投林！”刘国璋敲了一下自己的碗，忿忿然说。

王超群评论道：“她也太无良心。”唉了一声，又说：“不过现在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边说边瞟一眼还在忙着什么，一直未插嘴的陈由。

周世海说：“对头，学校里耍的朋友，难得有成的，还是分出来再耍比较稳当。”

刘国璋说：“现在也只好这样来安慰自己了。不过，感情上终是难于平衡。我们在学校，花前月下，是说过很多海誓山盟的，谁知到头来竟是全不作数，简直太浪费感情和口舌了。”

郭玉兰略带讥讽地说：“你是太亏了。”

刘国璋看郭玉兰一眼，说：“不过话说回来，她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我其实并不怎么怪她。我们是说好说散的好。她还流了许多眼泪，她一流眼泪，我就心软了。”

我想，我要她从城里跟我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一样地自私？既然我对她有感情，我就应该让她得到幸福。我一个男子汉，牺牲一次恋爱算不了什么的。比起她一生的幸福来，我牺牲一次恋爱真算不了什么的！——现在看来我是做对了。她一个城里女孩子，从未脱离过父母溺爱，应付环境的能力很差（不象我们男生，有很强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分到哪里都不怕）。不说别的，单是让你们想想，如果要她来“教工之家”值勤，她会是个什么样子？不哭死个人才怪！她是很娇气的，我了解得很。”

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发现郭玉兰正手托着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他说话。就把嘴巴紧紧抿住，做出一副很刚毅很硬派很有历练的沉稳模样来。又看见文峰把脸别在一边，象在想什么心事。好一会儿，没有一个人开腔。

刘国璋又说：“你们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这种事，我好乱说么？哪天我把我与她两个的合影拿给你们看！”

王超群说：“我们相信你说的，我们相信！”

文峰忽然说：“我听到祥林嫂说‘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

郭玉兰尖利地打断他：“文峰！”

刘国璋大度地哈哈一笑，说：“是我饶舌了，谢谢文老师提醒，谢谢文老师提醒……本来我是不愿说这事的，只是见了郭老师，一时……就说出来了。这种事怎么可以在公众场所里说呢？不过，文老师可能误会了，我说这事绝不是要博取在坐各位的同情，或是硬充好汉。你们也太小看我刘国璋了。我既然能够把这事挂在嘴上，也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大丈夫何患无妻！未必我堂堂一个大学生，还怕找不到一个称心的老婆？”说到最后一句，好象忽然意识到自己真有冲壳子的嫌疑了，脸上的表情就有些不自然，连忙取下眼镜来擦。听得周世海说：“刘老师不愧是大地方出来的，说起话来一腔豪气。刘老师你放心，我们学校有的是媒婆，她们自然会给你牵线搭桥。总之，要相信一点：面包会有的，老婆也会有的。”王超群说：“周老师你不要太起劲了，人家刘老师不一定非得在这里找朋友，他难道可以在城里找？也好调回去呀！”

刘国璋对王超群的话未置可否，但谁都看得出他面有得色。

早晨，刘国璋被此起彼伏的鸡啼唤醒。觉得额头疼得厉害，一摸，发现冒起一个大包，大约碰门碰得严重了。他便出门去找校医，顺路到“教工之家”吃早饭。

家家户户都在门口升炉子，猫着腰使劲扇风，煤烟乱滚。各家的鸡也放出笼来，在坝子里漫步唱歌。一个搞不清是老师还是家属的妇人在门口放嗓大骂：“哪个不要脸的东西——偷我冬瓜！我是蓄了一个多月的呀，吃了不得好死呀！”。

校医没有散瘀消炎的药，给刘国璋抹了一点菜油。搞得他的额头凸起之外，又亮晃晃的。

是开学行课第一天。有课的老师解下围裙，夹着书和备课本往教室走，刘国璋上午三四节有初二两个班的体育，却不知如何准备。吴成让他去问卫麻子——卫麻子兼管体育用品。卫麻子说：“体育课有什么好准备的？我们历来都是发球给学生打。最多走一下队列，做做广播操。要热闹的话，就让学生拔河，或者赛跑。这些你还不会？”

刘国璋凸着亮着额头去上体育课，学生直发笑。本来他想走一走队的，这下只好免了，把半框篮球发给学生。学生们雀跃着，做堆儿打球去了。刘国璋坐在球场边看学生玩。

虽已立秋，太阳还是晒人。球场边的桉树上，蝉在锐声嘶鸣。操场尽头，立着一个草垛。草垛上支一根竹杆，竹杆上晾几件衣服。黑黑瘦瘦的学生们在场上乱跑。

地上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时不时搅成一团。

学校四周，群山连绵。裸露的石头夹在稀稀拉拉的灌木丛里，在阳光下发着灰白的光。山顶一幅一幅的小树林，象是大山长的几撮绿色头发。

坐了一阵，甚觉无聊。遂起身信步而往，走出球场之外，来到坡下一片沟壑杂乱的菜地边。菜地里有五六个男女在挖地，栽菜，淋粪。菜地边缘是一条小河。河边立着两三个钓鱼的人。忽听人招呼他，一看，是昨天煮饭的王超群——她在栽白菜，跟在她后面淋粪的是花白头发陈由。

“你们没课？”刘国璋问。

“上午一二节，已上过了。现在抓紧时间把菜种了，下午老陈还有事。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刘国璋说：“我上体育课，学生打球，我随便走走。你们的地就在这里？”

“这是我的地，老陈的地在那边。”王超群指一指不远处一块挖了一部分、尚未种上菜的地说。又悄声：“你的地就是她种的那块，”嘴往一个正在淋粪的妇女一呶。刘国璋细看那妇女，认出是卫麻子的老婆，卫麻子老婆直起腰来，显然也早认出他来了，眼光在他身上停留一下。刘国璋朝她笑了笑。然后转头对王超群感叹道：“看来我还是得学会种地了！”

“怎么不是。我们初来这里教书时，何曾会种地。老陈他跟你一样，是纯粹的城里人，更是不会。现在都是种地的好手。以前都是学别人种着消遣，现在却是离不开了！”

“郭玉兰她也种地？”刘国璋有些好奇地问。

“她有地，只是不常种——有人给她种。”

陈由淋粪淋过来了。王超群说：“老陈，你还没和刘老师说过话吧？刘老师，老陈和你还是大校友哩！”

刘国璋问：“请问陈老师是哪个年级的？”

“六四届，一毕业就分到这里了。”王超群代陈由回答说。

陈由淋完桶里的粪，一声不响地挑着空粪桶走了。王超群继续栽菜。刘国璋回到球场，还未下课。学生们要他也上场打球，他怕打得不好意思学生笑话，就推说头痛，不想打。坐在一边看学生，一直到下课。第四节给另一个班上时，如法炮制。

上午就这样混过去了，虽然没有做什么，仍旧觉得累。他想，初次上课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午卫麻子叫他领钱，领了两百块。卫麻子说这个月的钱只发他一个人，是费了大力才凑齐的。刘国璋感激不尽，直说谢谢。领钱时卫麻子捉了三只小鸡送给他，让他喂着生蛋（顺便给了一点碎米）。还叫他在学校读书的儿子，帮他用烂萝萸在门口做了一个鸡窝。鸡窝和大家门口的一模一样，象个碉堡。刘国璋担心鸡分辨不清，进了别家的鸡窝。卫麻子的儿子笑着说：“鸡聪明得很，只要你喂了它，在鸡窝关一晚上，它就晓得回来。就象是你屋里的人一样。”刘国璋半信半疑，蹲在门口一把又一把的用碎米喂鸡，与鸡们联络感情。

到道坎镇上买了一点日用品，几乎全是伪劣产品。肥皂发臭，拖鞋大约由废旧塑料土法加工而成，穿上脚粘腻腻的，象赤脚踩着一口痰。交了一百块钱给周世海（这一个月他当保管兼会计）做伙食费。

晚饭文峰果然钓了鱼来吃。鱼不大，也不多，熬了一盆鱼汤。大家欢欢喜喜围拢来，伸筷去盆里捞鱼吃。吃鱼是不能分神的，所以大家都不说话，仔仔细细把小鱼吃成一堆白骨。然后喝汤，个个喝得一脑门热汗。一直没露脸的邓之勤也来了，他是教物理的，三十多岁年纪，一副八字眉，看上去苦巴巴的。但他喝了不少的汤。

饭量更是奇大，仿佛就没有搁碗的时候。文峰忍不住开他的玩笑说，一定是暑假在家里被老婆当长工使唤了。他也不回嘴，只顾吃。

晚上周世海约刘国璋到教导主任李一中家打麻将。周世海提了半口袋鸡蛋，刘国璋还以

为他是给李一中送礼，打时才知鸡蛋是作赌本的。人人都准备得有鸡蛋。

刘国璋说他没有鸡蛋，李一中说无妨，折算钱也行。一个鸡蛋三毛钱。原来他们都知道刘国璋领到了钱。

在坐的还有车站的白调度，供销社的孙主任。白调度是李一中的亲家，孙主任是白调度的舅子。他们也随俗，用鸡蛋和老师们赌。

刘国璋坐下，有板有眼地摸牌。白调度感到很奇怪：“刚出校门的学生，也会打麻将？”周世海说：“会打麻将有什么好奇怪的，不会打才奇怪。刘老师他又没生活在真空中。”刘国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人，一向就不大高雅。”似觉不妥，又连忙补充说：“其实麻将里面也有很多名堂，不然怎么会吸引这么多人？”

白调度又问刘国璋是哪个地方的人，说他们站上有时也直发开往那个城市的车。

孙主任忽然插嘴问：“你们那里天麻是个什么价？”刘国璋说他没有关心过，但他可以写信回去问一问。于是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发生了兴趣，东一句西一句的，渐渐说投机了。最后商定如果那边行市好，就由孙主任负责收购一批天麻，由白调度安排车子运出，刘国璋回家找销路，利益均沾。李一中和周世海也觉得这个计划很好，李一中打包票说他可以说服吴校长准刘国璋的假，体育和劳动技术，随便哪个都可以顶的。本来说起做生意，刘国璋脸上还有些亮，但听了李一中这话，便有些淡了。

就说起他新来乍到，得先熟悉课。又说他虽然没有机会教历史，但还可以考母校历史系的研究生，所以时间也是很紧的，这些事情也只有看机会了。

李一中的老婆在镇上做服装生意，她想托刘国璋回家时捎点式样新又价格便宜的服装。刘国璋答应帮忙。她就对刘国璋分外热情起来，不停地招呼他喝水吃瓜子。

又打听他的年龄，有女朋友没有。周世海笑着对刘国璋说：“怎么样，我昨天的话说得不错吧？”又对李一中老婆说，她如果真想做媒婆，顺便也撮合一个女朋友给他。李一中说：“你不怕犯重婚罪？”周世海说：“你还不晓得我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一二十年里也就是寒暑假在一起过过。这和打光棍又有什么差别？”开始说的时候周世海还笑着，象在开玩笑，慢慢脸色就不大对了，于是白调度说：“我说周老师，你为什么不学学陈由和王超群，来个婚外恋？”

李一中干咳一声。周世海说：“这也要看缘份了。谁好意思和陈由攀比？他那么倒霉一个人，要不是有王超群，他恐怕早就立不住了！”

李一中老婆小声对刘国璋说：“他们一直同居。”刘国璋说：“我是觉得他们关系不一般。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么？”

“王超群的爱人死了，女儿嫁了人，还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陈由嘛，情况复杂一些，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再说给你听吧！”

当晚麻将桌上，刘国璋开始输了几块钱，后来赢回十几个鸡蛋。

散局后，李一中老婆给了他一小袋鸡饲料喂鸡。

开学几周之后，吴成叫刘国璋顶替李一中当初二一班的班主任，说是便于让李一中腾出手来全力抓教务。学校的班主任一直不愁没人当，因为有二十块班主任津贴。事实上，让李

一中让出班主任，李一中不大情愿。他想既拿教导主任津贴又拿班主任津贴。但吴成叫他让，他没有办法。何况现在工资都开不出，津贴更是写在水瓢上的，他也就懒得争了。

刘国璋本来没有情绪当什么班主任。但考虑到既是学校安排，还是服从的好。

再说，闲着也是无聊，当着也许还会发生点新鲜事，就应承了下来。

刘国璋早就发现这个学校的学生卫生习惯不好，证据之一就是厕所里很少见到纸，多是些篾块。所以上任伊始，他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带领本班，革除此种陋习。

班主任守则上说过，做学生的工作，要从细枝末节上做起。因为这样容易做出成效，从而也比较容易树立威信。这个班主任不当则罢，当了，就要当好。

班会上，刘国璋别的先不说，只含蓄地宣传用纸擦屁股的好处，同时列举用篾块刮屁股的坏处。中心意思是要学生们移风易俗，爱惜身体，讲究卫生。学生们听了，个个脸红，女生中有人低头嗤嗤直笑。下来之后，都怀疑他有神经病。男生们还就这个题目彼此开了不少恶俗的玩笑，刘国璋一概装没听见。他想，他们是说归说，做归做的，未必文明还战胜不了陋习？大约是急于见到成效，他又暗自吩咐两个男女干部分别监督，看学生们是否接受了他的教育，是否能够形成风气。

第二天，男干部果然兴冲冲来向刘国璋汇报：“今天我亲眼看到谢贵和金建国用纸揩屁股了！还有卢德明，好象也是用纸揩的，我没大看清楚。”后来吞吞吐吐说他自己也是用的纸，说时脸上极是得意。刘国璋听了很高兴，立即表扬了男干部，叫他继续监督。

女干部却没来向刘国璋汇报。刘国璋想，大约是不好意思，毕竟初二的女孩子了，这种事情是不好向男老师启齿的。就托王超群去问。王超群疑惑地看了看他，又想了想，答应去问。问了回来，告诉刘国璋说：“她说了，她才不去看别人怎么揩屁股哩！”然后王超群忍不住表示非常奇怪，她对刘国璋说：“你什么事情不好抓，偏偏抓这件事？”

无奈，刘国璋只好先抓男生。负责监督的那个男干部开始兴致还高，每天很忠实地随班上的男生进出厕所好几次，并将所得情况陆续向刘国璋作汇报。说今天×××和×××开始用纸了，×××，×××，还有×××仍然用的篾块。但渐渐就有些懈怠，说他一天老钻厕所，臭且不说，还引起了同学们的怀疑，已经有人在嘲笑他了，说他是特务，是条吃屎狗儿。再说，据他观察，坚持用纸揩屁股的再也不见增长了，也就是那么几个人了，而他们能用纸揩屁股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公家的纸。

象他自己，只能撕作业本，已经撕了好几页了，再撕任课老师要批评不说，家长也要骂了。“所以，”——他很坦白地说，“我今天就是用的篾块，我的篾块是削得很好的。”从荷包里摸出一小把篾块来给刘国璋看，刘国璋看了，果然削得细致，手摸上去感觉很光滑，一点毛刺都没有。明显地是专门制作的。将篾块还给学生，问道：“你们都是用的这种篾块吗？”学生回答说：“才不是的！有的同学懒，随便划几块竹就用。弄出血来的都有。”一边将篾块收下放好，又自豪地补充道：“我们全家都是用的这种篾块。”说完，那学生就把头低了下去，一边用脚尖在地上划拉。

刘国璋无言，然而终是不解。就问道：“你们的废纸呢？比如草稿，写完不用的作业本一类的？”学生回答：“我们在桌子上做草稿。作业本复习要用。复习完了要翻过来写，翻过来写了还要练大字，练了大字纸就坏了。”又说：“其实篾块也很好用，也刮得干净的，只要会刮。”刘国璋叹一口气，不再说什么，打算将自己的废纸送一些给那学生。翻捡起来，惊慌地发现屋里几乎没有废纸！没用的稿笺纸倒是有两本，那是要留着写信的，万万不可浪费。恍然记起报到之后学校根本就没有发过什么笔墨纸张给他，他解溲用的是什么，也搞不大清楚的。反正他记得自己肯定没有买过卫生纸。

刘国璋在班上移风易俗的举措就这样不了了之。事情传到同事耳里，自然成了大家的笑

柄。说他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的都是出人意外的妙事，使的都是让人笑掉大牙的绝招。吴成让他当班主任，真是将用良材，要不了多久，他就会给学校带出一个妙不可言的班来的。

吴成听说这事，只评论了三个字：“神经病！”

刘国璋细想此事，也自觉晦气。真的，象王超群所说的那样，他什么事不好抓，偏偏要抓这件事呢？大约不是当班主任的材料吧。要辞了它，吴成却不同意，说正因为他不会当班主任，才要他去锻炼的。不当，就一辈子当不来。而不会当班主任是不符合一个老师的起码要求的。又指导了一通如何当的方法，十分自得地说他当过多年班主任，经验还是有一些的。他着重强调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当班主任：“就象毛主席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刘国璋觉得他的那些经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比如他说：“你选班干部，要选村长社长的娃儿。这些娃儿当干部，学生肯服。学校也能得些好处。”“关键是管着班上不要出事。一出事，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又影响学校声誉。”

但事已至此，刘国璋也只得收起自己的种种奇思异想，一边观察别人怎么当的班主任。观察倒是观察了，却没有什麼心得。皮毛学起来，又吃力又无味，总是同大家合不起拍——结果仍然是众人议论最多的班主任。没有办法，也不过将就当着了罢了。幸好学生觉得他还有趣，一边心里看他不起（他们认为最了得的老师是数学老师，他一个“豆芽课”老师，还神倚倚的），一边又肯和他亲近。这使他得到了不少安慰。

免不了有家长趁了赶场，到学校来给他送一点礼，送的是些土产菜蔬。送了礼，家长就说：“刘老师麻烦你，我那娃儿你给我押紧些，你是体育老师，他不听话，你给我捶！”刘国璋赶紧声明，他本来不是教体育的（他也不说他是教历史的，他只含糊地冒说他也很懂数学），体力有限，怕是捶不动。再说，打学生也违犯规矩。

家长直率地说：“没得啥子，没得啥子！我就是看你没得好多气力，才叫你捶的。”

你反正是捶不坏那娃儿的，正好吓一吓他！”

有时家访，家长强留他吃饭，一家人闹闹嚷嚷，死劲拉，热烈得象是打架。这是最让刘国璋感动的时刻。往往也能吃得比较满意，桌上摆的至少比“教工之家”

的要好看一些。但又一边吃一边心里惭愧：自己堂堂人民教师，倒象一个打秋风的了！家长也许倒没什么，坐在旁边的学生会怎么想呢？他那“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不良影响呢？

次数多了，也就坦然。每每端坐上席，吃得嘴巴乱响。一边吃一边东拉西扯地摆龙门阵，无非吹些过去的旧闻，时下的新事，有时兴头起来，不免讲到城市的风光，大学的彩头，更是引人动容，莫不心驰神往。评价起他来，都觉得毕竟是老师，真是有学问得很。

不过，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喂的鸡不知不觉长大了，已经开始生蛋。那天，一只鸡刚从鸡笼里钻出来，就红着脸，夸张地引吭高歌，喜悦之情一望而知。正好郭玉兰路过，告诉他鸡一定是生蛋了，他还不相信。一摸，果然摸出一个带血的蛋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时的欣喜，与那鸡竟没有什么两样：他高举鸡蛋，发宣言似地大叫两声：“我的鸡生蛋了！我的鸡生蛋了！”

是的，他的鸡生蛋了，这可以说是他到学校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他第一次有了成就感和欢乐感。这是他亲手喂大的鸡啊！几只拳头大的小鸡，每天不过吃些糠皮碎米石子，没过多久，就从屁股里下出蛋来了，多么神奇！

刘国璋正趴在地下，撅着屁股在鸡笼里摸蛋。这时邓之勤走来，在他后面踢一下，说：“喂，吴校长叫你去办公室！”刘国璋一慌，已经抓在手里的鸡蛋又掉进草灰里，他只好又摸了一把，感到摸着的不是蛋，而是鸡屎，手里粘腻腻的。鸡在里面幸灾乐祸地欢叫起来，他生气了，爬起来，把脏手对邓之勤一挥，叫道：“你明知我怕去办公室，你不会说我不在？”邓之勤很愚蠢地说：“你明明在嘛！”说完，就象一只童话里的大灰狼，一颠一颠地走了。刘国璋只好从鸡笼上抓一把草，揩干净手，然后去办公室。

他心痛他的额头。每一次进办公室前，他都觉得恐慌。必须心里念着，要小心要小心，低头又低头。倘一时忘了，必碰门楣无疑。有时，还在他这样念着的时候，额头就已经碰上去了。他照例龇牙，嘘气，捂脑门，踢门槛一脚，吴成总是装没看见。

这次他运气似乎不错，低头低得恰到好处——总算没有碰着额头。

但他庆幸得早了点。他刚进门，就有一个女人从旁边扑过来，趁他来不及防时，扬手给了他一耳光，口里唾沫四溅地骂：“臭流氓！不要脸！你调戏我女儿，我今天跟你拼了！”又要撕扯他，幸被从桌边跳过来的吴成死命拉住。吴成说：“董师傅，你不要太冲动了！说好了摆在桌面上谈的嘛！”

刘国璋醒过神来，一手捂脸，一手去拾掉在地上的眼镜。他觉得脸上热辣辣的，象是被大火燎过的一般。眼镜没有跌碎，他仔细戴上，看那女人一眼，不认识。他就对吴成说：“吴校长，你的办公室是关母老虎的地方？”

女人咆哮一声。吴成说：“刘老师，董师傅她是代佳的母亲。”又指一指坐在他对面的男子说：“镇上代书记，代佳的父亲。”

男子一脸傲慢，虚着眼睛抽烟，正眼不看刘国璋。

刘国璋这时才猜到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不久前，他班上的女学生代佳和同班的一个男学生——大约由于都住镇上，得了风气之先的缘故——正经八板谈起了恋爱。课上眉来眼去，课下纸条情书递得勤。不料前两天，他们的情书被班上几个顽童截获了，兴冲冲闹嚷嚷来向刘国璋邀功。情书肉麻得难以卒读，刘国璋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信会出自初二学生之手，大约是把什么港台的黄歌或地摊文学囫圇抄来了。刘国璋一生气，就在班上公开教训两个小恋人说：“乳臭未干，情书都写不来，谈什么恋爱？老师我这把年纪了还没谈恋爱哩！”众学生大笑，女恋人代佳哭着冲出教室。

满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哪里料得到代佳的家长会气势汹汹打上门来呢？

刘国璋说：“我晓得是怎么回事了。这件事我今天没什么好说的，我请吴校长调查清楚事实之后再请我与这两个生蕃说话。我现在要去侍候我的生蛋鸡了，我得奖励它一把米。老实说，现在我对代佳这件事的兴趣，还不如我对鸡的兴趣大。你们看，我的手上还有鸡粪，”他冷笑一声，朝外扬扬手，“这就是一双教师的手。”

它现在很脏。你们刚才打了我的脸，我并没有把这只脏手还到你们的脸上——这很够一个教师的修养吧吴校长？”

吴成看一眼代书记，对刘国璋说：“代佳要自杀，你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刘国璋有些吃惊，说：“她要寻死？倒没有想到。”停一会又说：“我对此是要负责任。但决不是负流氓的责任。我不过在课堂上不点名地批评她这么小就和人谈恋爱，就成了调戏她了，她就要去寻死，这未免太离奇。难道这里的民风就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你吴

校长也该负责，谁叫你让我这个不懂此地民风的人来当班主任？”

“你不该拿自己打比方，说‘我这把年纪了还没谈恋爱’。这使她觉得你是在嫉妒她，或是想和她谈恋爱，所以很想不通。”

刘国璋一时竟忘了脸上的疼痛，惊得呆了片刻。然后就怪笑起来，说：“她竟会这样想？……可我不过是说了一句老实话！本来嘛，我二十四岁还没谈恋爱，她才十四岁，谈个什么恋爱！——我和她谈恋爱？她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你吴校长居然肯相信，也太天真了吧？——她想不通是因为那男生现在不愿和她接触了，而不是因为我想和她谈恋爱。”

吴成无言，女人叫道：“告诉你姓刘的，我女儿要有个三长两短，反正你是跑不脱的！”

刘国璋说：“我保证不跑，我的脸随时恭候你的巴掌。我知道你是书记娘子，你可以打道坎任何一个人的巴掌。我相信你就是要打我们吴校长的巴掌，他也会把脸给你送过来的，更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的教书先生了！”

吴成脸色发红。代书记把烟头一扔，站起身来，对刘国璋说：“刘国璋！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我劝你今后说话做事多考虑考虑，年轻人嘛……才出学校嘛……”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就有多了不起嘛……社会上的事儿，地方上的事儿，不是书本上能够说得清的……可以说你还什么都不懂的。今天我们只是让你懂得一点常识……”又对吴成说：“老吴啊，我女儿现在是不放心让他管的了，我要求你撤掉他的班主任！”

吴成说：“这个我们尽快研究。”

第二天，吴成就爽快地撤了刘国璋的班主任，继续让李一中当着。他还把刘国璋着实训了一通。这次他不怪刘国璋不懂结合本地实际，而是怪他不懂教育学心理学：“真不知现在的师范大学是怎么搞的，培养的学生还不如没读大学的。”

丢了班主任的差，也就丢了不少好事，刘国璋自然觉得可惜。无奈这事是由不得他的。只得眼巴巴看着李一中欢欢喜喜重新上任。

当初当班主任，是巴望发生点新鲜事。现在新鲜事果然发生了：一个巴掌加一顿臭骂。而且，事情还没有就此了结。

倒不是代佳真要去死，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又到班上念书来了。

主要是刘国璋的名声被搞坏了——学校风传他真的爱上了代佳。代佳是一个发育得很快的女孩子，身段已经较长，胸脯正在发鼓，仿佛一个大姑娘。模样更是好看，眼神轻佻，尤其撩人——所以，不能说大家说的一点依据都没有。

传得盛了，连刘国璋自己都有些把握不定：难道自己潜意识里真有此意？以至于远远见了代佳活泛的身影，心就莫名其妙地加快跳动，脸也阵阵发热。待到走近，更是浑身的不自在，好象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朝外挥发，简直都不敢直视那女孩子了。那代佳看他则是一脸的不耻，仿佛早就看透他有一颗肮脏的灵魂。

晚上做些怪梦，梦见代佳变成一个极长大的妇人，赤了身体向他招手。或者自己在什么教堂和人举行婚礼，两人象在云端里走着，结婚进行曲断断续续地响，鲜花如雨一般洒下来。

女学生见了刘国璋就扎堆儿，害怕与他单独说话。上体育课时，稍一碰着，就惊咋咋地叫唤，象是被蛇碰着了。甚至那些嘴里婆婆妈妈，身上灰扑扑的女老师也不肯和他多打交

道，当然也不说明是为什么——弄得刘国璋哭笑不得。只有郭玉兰，还和往常一样待他。有一次还劝他今后说话不要再“疯疯癫癫”的了，还说他这样随便说话不止对代佳的这一次：“沈老师结婚那天，你对沈老师说什么了？”她问刘国璋道。

刘国璋有些莫名其妙，说：“我没说什么呀，你讲我说什么了？”

郭玉兰叫他好好想想，他想了一阵，终于想起那天是和新郎官开了一句玩笑：‘你都结第二次婚了，我一次都还没结成！’（沈老师的确是再婚，当时他的脸就有些难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看郭玉兰时，她正红着脸歪着头瞧他。

他检讨自己，大约心里有个什么“结婚情结”吧，不然怎么说也是结婚，梦也是结婚？目前吃饭都成问题，结他妈的什么婚？和谁结婚？结个脑壳婚（昏）！刘国璋，你是有些不正常。你一定是太无聊了，无聊得要得精神病了。

于是他强制自己尽量少抛头露面，一得空闲就缩在寝室里看书。对外面放风说是要考研究生。

这一招果然生效，慢慢大家也就淡了这件事，不说刘国璋什么了。刘国璋自己也不再对代佳有异常反应。后来，代佳在学校又与人闹起了恋爱，实在有些不象话了，他父亲只好强行把她转到了别处读书。

“教工之家”难以维持下去，主要是没有钱买米买油。大家更是不满意刘国璋。

他交的钱和大家一样少，又没有出菜，又没有值勤，连忙都很少帮。等于是大家在供养服侍他。一天吃晚饭时，邓之勤首先对刘国璋发难，要刘国璋帮他执一天勤，因为他人有些不舒服。大家都不吱声，刘国璋只好答应下来。晚饭后，他找邓之勤（这个月他兼保管）要第二天的东西，邓之勤将保管室打开让他看，原来什么都没有了！米缸里唯有一只量米筒。也不见一根菜。他说：“你叫我做无米炊？”邓之勤苦着脸说：“我们都做了好些日子的无米炊了，你才知道！”

当晚，刘国璋找到卫麻子，向他借了十斤米，一瓶油，两个白菜，半筐莴笋。

卫麻子说，菜可以不还，就算是他还种了刘国璋地的人情。

回到寝室一会儿，郭玉兰敲门进来。这是她第一次进刘国璋寝室，就四下看了看。寝室里很乱，桌上、床上、凳子上，到处扔着书。床脚一堆脏衣服，一半在盆里，一半在盆外。跟卫麻子借的东西和一堆鸡食堆在屋角。刘国璋赶忙收拾。郭玉兰说不必收拾，这样就很好，使她回忆起了当学生的时候。那时看到的男生寝室，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重临此境，只会令她感到亲切。然后就问他研究生考试准备得怎样了，吴成是否答应他去考。郭玉兰一头美发，长长地披在肩头，五官秀丽，表情生动，两颊上有一些雀斑，被一层薄粉盖着，不细看看不出来。由于她与刘国璋原来的女朋友真的有些相象，刘国璋一直对她有一种亲近之感，从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刘国璋让郭玉兰坐了，然后说他考研究生其实心中没底，只是借以打发时光，当然，要是能成，也不失为一种改变环境的路子。又问起郭玉兰的打算。郭玉兰说：“我能有什么打算？混日子罢了。只是我父母亲供我上了师专，他们一定想不到我在这里还有一块‘自留地’！幸好我对种地不感兴趣，不然，我就和王超群一个样了。”刘国璋说他是没有这样潇洒的。他迟早得学会种地，他不能老吃别人的劳动果实——感叹一声：“要是发得出工资就好了！”

就说起第二天刘国璋的值勤，刘国璋说他已作好准备，说了向卫麻子借米借菜的事，还

说明天要去卖掉一只鸡，买几斤肉来招待大家，免得别人说他老揩大家的油。郭玉兰说生蛋鸡卖了可惜，要买肉她可以给他钱，说毕摸出二十块钱来往桌上一放。刘国璋当然不要。说大家都困难，谁的钱也不容易。郭玉兰说她是不愁钱用的，她父亲是养兔专业户，时常给她寄钱来。再说这钱也不是她父亲的钱，是她卖鸡蛋的钱。她打麻将赢的鸡蛋。刘国璋听了，不免吃惊，说：“你倒把那玩意儿当正经副业了，若能保证只赢不输，还真是一个上好的生财之道。”郭玉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和男老师打，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刘国璋忍不住咂了一下舌头。

讲定只是暂借。刘国璋是准备写信向家里伸手了，以前是不好意思，认为既已大学毕业，就该自立才是。现在想来，与其接受别人的救济，不如接受家里的救济。

郭玉兰还问他会不会煮饭，刘国璋说：“煮饭有什么？看也看会了嘛！”

两人就扯些闲话，各自回忆起了读书时的生活，觉得那仿佛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校园的静谧美丽，教授们的庄重威严，同学们的理想、热情、友谊，种种轻淡如烟的莫名的愁绪，种种明静如流水的精灵一般的欢乐，还有阶梯教室和林荫道上的颤颤如花蕾初绽的爱情……说到动情处，两人口气温柔，脸上红晕一团一团地涌上来，象是吃醉了酒。又都惊奇当年读书时居然并未尽觉其妙，现在想来，那几年真如生活在天堂一般。郭玉兰说如果刘国璋能考上研究生，这一切他还可以旧梦重温的。

又向他讨他原来女朋友的照片看：“我不信她长得就象我！”刘国璋说：“还看她干啥？她现在一定早忘掉这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了！”

这里的规矩是十一点停电，因为电是镇上用柴油机发的，必须限时供电。所以，郭玉兰在十点半的时候就告辞了，刘国璋觉得当晚的时间过得真是太快。

第二天，刘国璋第一次正式值勤，清早来到“教工之家”，望着那个模样傻乎乎的大灶和灶边一堆冷冰冰的炊事家伙，很有一点献身给什么的悲壮感觉。按例早晨是煮稀饭，炒咸菜，并不复杂。但他偏偏在第一道工序上就卡住了：他生不燃火。

从来看见周世海王超群他们一把草就引燃了，以为很容易，但依样做起来，那煤却好象是认人的，不肯就着。他使劲拉风箱鼓风，也只吹得灶里煤灰乱扬，冲得他鼻子眼睛黑黢黢的，眼泪都给搞出来了。

快到吃饭时间，他还没有引燃火。嘴里骂骂咧咧手里摔东摔西。说他妈的活人太艰难了，要吃他妈的什么饭。吃饭也罢了，还要煮来吃。煮来吃也罢了，还要自己煮。自己煮也罢了，还要烧这种原始落伍的灶……幸好郭玉兰记挂着他，提前来了，见他怪模怪样象个疯子似地在灶边转圈儿，“啊”地惊叫一声，忙不迭地换下他来。一边责备他昨晚不该冒说会煮饭。又怪自己，说这事她本来是应该料得到的，怎么就会疏忽了呢？

陆陆续续人来齐了，没按时吃饭，自然有生气的，有叹息的，有好笑的，也有暗说他笨的：“看他象模象样一个人，饭都不会煮！”

“教工之家”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值勤”者总能想出办法供应成员们的饮食。自然，隔不几天，总有一个人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请刘国璋“代劳”一天，刘国璋心照不宣，咬住牙关，全力操持筹办，尽他应尽之责。其间，多亏郭玉兰口里指点，手上扶持。

慢慢刘国璋也就学会了炊事这一套活儿。他想，当炊事员煮饭其实也难不了人。

大学都读出来了，区区炊事员，岂有当不来的。

一天，又有人请刘国璋“代劳”值勤。中午，他在灶边拉风箱，郭玉兰帮他剥菜，忽然

文峰走进来，请郭玉兰出去说话。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听得郭玉兰说：“我的事不用你管！”文峰说：“你别说得这样干净！”郭玉兰冷笑：“我为什么不可以说得干净？我允了你么？”文峰也冷笑：“你是没有允我。只是我对你怎样，你总该心里有数！”郭玉兰声音低了一点，说：“你帮我种地，我很感激。但我现在宁肯不要地了。”“我不管你要不要地，我只要你对得起人！”“我们不在这里说好不好？让人听了笑话。”“我就是让人听见，”走进屋对刘国璋喊：“姓刘的你出来！听听我和郭小姐说些什么！我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刘国璋说：“文老师你冷静一点，有话好好说。”“我好好说！你顶着块本科生的牌子，跑到我们学校干什么来了？添乱！上次女学生的事儿还嫌不够，现在又缠上女教师了！”

你以为你多大本事是不是？陈由也是本科生，你一个学校的，你去打听打听，他在我们学校是怎么过来的！”又对郭玉兰：“我劝你别看走了眼，他没用的！”郭玉兰说：“无聊！”转身走开。这时王超群走了过来，她说：“文老师，你太过分！”

老陈他没惹你，你伤他做什么？”文峰大约也觉出了不妥，声音放小一点：“我不是有意说陈老师的。”刘国璋哼一声，继续回灶边拉风箱煮饭。文峰气冲冲走了。

王超群进屋帮刘国璋收拾菜，对刘国璋说：“文峰和郭玉兰好过，你没看出来？”

又叹了一口气，说：“老陈在学校，多少年都是大家的靶子！你要吸取教训。”

刘国璋本来想着和郭玉兰的事，听王超群说起陈由，不禁问了一句：“陈老师他这二十多年，过得很糟，是不是？”

“一言难尽。当初分来时，比你还清高，什么都不懂。这也罢了，还口出狂言，说初中有什么教头——我们这里一直只办初中。他是被国家培养来教高中的，要求调走。当时的校长姓洪，是个转业干部，他说：‘你分到这里来了就别想再调走！’

我不把你的傲气收拾下来，我就不姓洪！”你猜他怎么收拾？他跟现在的吴校长安排你一样，让老陈教体育。老陈他纯粹一个书呆子，会什么体育？而体育却是洪校长的强项。他天天去看老陈上体育课，当学生的面指责他这不对那不行，学生懂什么，也跟着起哄。后来老陈挺不住了，直向洪校长认错，要求让他去教数学。随便哪个年级都成，随便多少课都成。但洪校长不同意。洪校长说：“等你什么时候会了体育，再让你去教数学。”其实安排老陈教数学并不难，学校正差数学老师。洪校长他是别有意图。他曾私下对人说：“分来一个大学生不搞服帖，今后分多了来，我这校长还怎么当？”老陈他也曾向县文教局申诉反映过，不知怎么也没有得到解决。大约是地方僻远了，人家懒得过问。后来文革开始了，洪校长成了走资派，被大家弄来批斗。老陈被洪校长整过，自然成了批洪的积极分子。一次批斗会上，还上台打了洪校长一巴掌。他那时年轻，一心只要泄愤，哪里考虑后果？接着学校让他教了数学，他也就安分了。但那时学校乱糟糟的，也没正经上过什么课。后来文革结束，可以正经上课了，洪校长也解放出来，仍旧当校长。他倒没明显地与老陈红眼睛绿眉毛，只是请县中的一个数学老师和他一起听老陈讲数学。县中老师说老陈不行，他就名正言顺地仍旧打发老陈去教体育。老陈他是屁股上有屎的人，虽然明知被人冤枉整了，也无话可说。等到洪校长退休，吴校长上任，他已经被耽误得差不多了，吴校长倒是让他教过两年数学，偏偏学生又考得不好。于是公认老陈的确不行。学校只有他一个正牌本科生，正好被大家一致嘲笑，说他高分低能。如今你来了，他连体育也教不成了，只让他在吴校长办公室打杂——现在他连个中级职称都没有。我看他就如到这里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级的东西丢了，低级的东西，比如种地，打杂，倒成了行家。”

“他为什么不想法调走呢？”

“吴校长上任后，他试着调过。她老婆是他大学同学，分在外县的县中。他想调到那个县中去，档案都寄过去了。他回去催调令时，却发现老婆和别人睡在床上。”

老婆也不害怕，说：“这么多年了，你为我做过什么？儿子你照看过没有？女儿你教育过没有？或者，你象那些不顾家的名人一样，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了？你说说看。说得出一条，你怎么我都行！”他自然说不出。又羞又惭，为了儿女又舍不得离婚。他老婆倒也依了他，大约想着自己也不是完全在理吧！但调在一起的事却是不可能的了，双方心理上都有障碍。”

“陈老师真是可怜。但我没有象陈老师那样口出狂言，吴校长也不是洪校长，为什么也要我教体育？”

“你不晓得吴校长他也是教历史的？他是个中专生。”

“我明白了，”刘国璋恍然大悟地说，“但愿我不要落得和陈老师一样的结果，陈老师还有你这样的好心人扶持于患难之中，我呢，谁来扶持？”

那天中午，文峰和郭玉兰都没来“教工之家”吃饭。

刘国璋的鸡被黄鼠狼咬了。半夜里，鸡恐怖的叫声惊醒了他，慌忙披衣起床，打着电筒出门一看，门口血淋淋的。寻着血迹找到两只鸡的尸体，还有一只不见了。

想起是天黑时没有关好鸡窝门。心里又疼又气，把脚跺个不了。又破口大骂黄鼠狼，象是咬了他的心肝。要知道，这几只鸡乖极了，见了刘国璋就唱歌，跌跌撞撞地跟着他跑，象是他的孩子。他也一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宠物。再说，鸡正处在下蛋的高峰时期，经济损失更是巨大。

“教工之家”就打了一次象样的牙祭。吃得高兴时，邓之勤想说两句笑话，但一看刘国璋马着脸，就把笑话和鸡肉一同吞进肚里去了。

鸡没了，耗子倒是猖狂。刘国璋屋里没有货真价实的吃食，就乱啃他的东西。

书、箱子、鞋，香皂肥皂，只要是他的东西，都啃。只不啃学校借给他的桌子和床。

有时晚上耗子打架，激烈的滚动声和嘶咬声把刘国璋一次次地从梦中惊醒。他很惊愕地发现耗子个个精瘦，嘴脸凶险，白天也敢在屋里大摇大摆地走，一边走一边示威似地叫。已经不是吱吱地细声细气地叫了，它们的嗓门很粗，很恶，呷呷的，象鸭子，听了令人恐怖，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耗子也没有了好脾气？巴不得黄鼠狼抓了鸡后，也从门下的“猫洞”进来捉捉耗子，却再不见影儿。

刘国璋捧着被耗子咬得象锯齿样的书，发疯一般地看。他是下定决心真要考研究生了。

郭玉兰时常到他屋里来，坐在旁边打毛线，陪他。还买了蜡烛，让他熄了电灯后点。刘国璋觉得这样读书倒还有些情致。只是有时读着读着，难免心猿意马，胡乱想起“春香伴读”“红袖添香”一类的香艳故事来。偷眼看去，那郭玉兰静倚床头，织毛衣的手指翘翘如兰花，倒也真有那么一段勾魂摄魄的风流情态，书就再难看进去，坠在云里雾里老半天。

文峰承认了既成事实，不再追求郭玉兰。他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后来经人介绍，和镇上一个卖抄手的姑娘耍起了朋友，一有空，就去帮姑娘卖抄手。抄手姑娘还慷慨地包下他的伙食，文峰就下了在“教工之家”的伙，值勤的轮子自然由刘国璋顶着。

轮到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时候了，刘国璋去校长室向吴成请假。低头进去，小心说起来，吴成仿佛才知道刘国璋要考研究生。不允。说上面有规定，要工作两年之后才能报考。说了

一堆好话，没有说通。昏头昏脑出来，忘了低头，又在门楣上着实碰了一下，碰得金星乱冒。郭玉兰照例在他额头上抹一点菜油，然后说她去试试。

第二天晚上，郭玉兰来陪刘国璋，进门就说吴成允许他去报名，所谓两年的规定纯属子虚乌有。刘国璋问郭玉兰是怎么说通的，她说她答应给吴成织一件毛衣。

她说，吴成一直想她给他织毛衣，打过几回哈哈了，她却故意认着玩笑，没理他的茬。他老婆已经农转非，在学校做着轻松的临活，有的是闲心给他织，但他偏要郭玉兰织，刘国璋觉得简直岂有此理。郭玉兰安慰他说，她让吴成买粗毛线，她给他稀稀拉拉地织，两三天就织好了。两三天指头上的活路换来他的研究生报名，还是很划算的。刘国璋看着郭玉兰那勇敢聪明的样子，不禁冲动地拥了她一下。由于异常感激，他用力很大，郭玉兰差点被他憋坏了。

刚好学校很难得地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刘国璋兴高采烈地准备上路。他要到母校所在的城市去报名，顺便回一趟同在城里的家。

消息传开，李一中把刘国璋叫到家里，白调和孙主任都在。他们和刘国璋商量天麻的事。刘国璋记起家里曾来信告诉他，如果货真价实，有朋友愿意购买，并说了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白调和孙主任都觉得有利可图，托他按信中所说的价先试销一百公斤。还说此次如果成功，就可大批量地做一做。孙主任的货是现成的，白调度那里也正轮着发一次开往城里的长途车，于是说定刘国璋免费搭乘汽车，带着那一百公斤天麻进城。报名之外，做一回生意，所得利润，三人均分。作为对牵线人的报答，刘国璋回来时要给李一中老婆带十件批发价的新式样衣服。李一中老婆说，她是一直有心给刘国璋介绍女朋友的，只是现在他和郭玉兰好了，她这媒人就当不成了。言下之意好象是她对刘国璋有恩，刘国璋买衣服自然就该好好尽力。

说给郭玉兰听，她也表示赞成——反正又不要刘国璋拿本钱。只是嘱他小心，不要将货物货款丢了。又说卖天麻是其次，报名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临行前一晚，象要离别多久似的，两人关着门，第一次搂在床上摸摸索索亲热了十几分钟。这使他们的关系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他们都还懂得克制，没有越过男女间那一两道重要的防线。

进了城，觉得变化甚大。人人口里都是新名词，个个身上都是新款式，街头广告牌上的美女也只用一束鲜花来蔽体了。高楼壁上都换上了天蓝色和茶色的装饰玻璃，显着荣华和富贵。相形之下，他衣衫陈旧，面色灰黄（在“教工之家”极难吃到一顿象样的饮食，营养严重不良），活象他读书时经常见到的出土文物。连口音都有些不对，时不时吐出些道坎的土话来，引得侄儿侄女们笑得前仰后合。在道坎时不觉得，现在经人家一提起，也觉土气袭人，不免脸红。

一天在街上东张西望地走，忽然听见有人在身边低声叫：“哪个的钱包！”看看面前的地上，果然有一个胀鼓鼓的黑皮夹。出声的是个穿皮衣的小胡子青年人，正以恣意的眼光盯着他。又说：“是我看见的，你去捡。钱一人一半！”见那青年装出的一副兴奋、意外和惊讶，又掩不住鬼鬼祟祟的模样，刘国璋不觉好笑。说：“你这种小儿科还能混饭吃啊？跟我到所里走一趟吧！”那青年立刻白了脸，快步弯腰捡起皮夹，和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两个青年一起，嘴里唧唧啾啾，一溜烟走了。

这里刘国璋倒发起呆来。他想，城里什么都在变，只有骗局还是老一套。以前，只听人说起，还从未亲身经历过。因为骗子们一般只朝外地人，乡下人下套。现在套子下到他头上来了，自己真变成乡下人了么？

所幸报名顺利，天麻也成交了好价钱。因为家里人用城里人的智慧为他留了一手，信里报价并非最高价——实际卖价还要高出一成。这样，高出部分就不必与白调度孙主任他们平

分了。他开始还觉得“吃雷”有些不义气，但想到这次卖天麻全是自己一人辛苦，白调度孙主任不过坐享其成，所以自己多得一点也是应该的。何况，他比他们更需要钱。

同时他也觉得做生意并不是什么神秘得很的事：不就是两头牵线吃价差么？象这次，本钱都可不要。

家里的几天一晃就过去了。刘国璋转车复转车，一路颠颠簸簸，假满当日回到学校。各方交待结算清楚，皆大欢喜。只是李一中老婆高兴之余，又觉得带的衣服过于新潮，怕卖不出去，只肯给一半的钱给刘国璋。余下部分说要卖掉之后才给。

为郭玉兰买了一件红色风衣，帮她穿上，打量一番。说：“这一趟哪怕只办了这一件事，我也心满意足了。你不知道现在你有多漂亮！”郭玉兰旋了一下身子，做个电视里模特儿的姿势说：“你别哄我，我还不知道自己么！”刘国璋又摆一通进城的见闻，郭玉兰听得两眼亮亮的。讲到用钱包诱人的骗子，她又惊讶又厌恶：“这也太欺负乡下人了！”然后就偎在刘国璋身上，亲了他一下，说：“你到底还不是乡下人。”于是两人就势搂着倒在床上，气喘吁吁地亲热。几日不见，滋味自然又是不同。

看见吴成穿了一件粗针大线的新毛衣。外衣大敞着，将里面的毛衣露出来，神气活现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李一中老婆很快卖完刘国璋带回的衣服，赚了两百多块钱，高兴极了。立即补齐刘国璋的钱不说，还请刘国璋和郭玉兰吃了一顿饭。刘国璋回来对郭玉兰说，早知衣服好卖，他就该多带一些，私下卖了也得赚它几个。郭玉兰却说他的心思不该放在这些事情上头。

依旧不时拖欠工资。上面也叫苦，让大家继续克服困难。办法慢慢会有的，工资迟早是要补发的，就当存银行。

郭玉兰的地少了文峰的料理，渐渐荒芜。“教工之家”轮到她与刘国璋值勤的两天，菜一直就比较稀少，后来更一天少似一天，只有十二斤米勉强还能供足。邓之勤明里暗里，很说了些难听的话。王超群、陈由和周世海三个虽然不说什么，毕竟艰难时期，忍耐力也有限。

郭玉兰的意思是让双方的家庭接济一下，但刘国璋认为靠家庭接济太没面子（他一直把自己的经济情况向家里瞒着），要自力更生。他想再做天麻生意，说上次就做得很顺手，再做就是轻车熟路了，一定更加有利可图——只愁没有理由请假。

郭玉兰却觉得那太麻烦了，跑来跑去又耽误时间，误了考研究生的复习更是不划算。于是刘国璋提议先将郭玉兰的地种上，自己也把鸡重新喂起。郭玉兰想想也只好如此了，于是自充老手，没课时换了家常素衣，扛着锄头下地。她在农村长大，农活也还会一些。刘国璋是男子汉，担粪之类的脏活力气活，自然该他勉力而为。

只是他二十几年不曾担过抬过，现在一旦大粪上肩，弓弓背，近视眼，一步一探的，倒着实让郭玉兰好笑了几回。

而且为大粪的事，他还与一个老师发生过争执。

那天他是头一次担粪。他挑着从卫麻子家里借来的粪桶，往厕所走。一边走一边心里自惜自怜着，很带着一点儿悲凉的情绪。他想，我现在终于挑起粪桶来了，这恐怕算得上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吧？要是我的同学我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惊倒在地的吧？他设想起他们的种种惊愕的、愤怒的、悲哀的、怜悯的表情，想起母亲不断线的眼泪，情绪又

由悲凉转为悲壮。他抬起头来，以为一定有人会对他第一次挑起粪桶表示点什么，哪怕说上几句笑话，里面带上一丝儿稀罕之意——如果有的话，他那天就会感到非常满足了。他就情愿忍臭受累，担它个十挑八挑。但是——没有人说什么。所有看见他的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没有说什么。有的朝他点点头，有的对他笑一笑，有的瞟他一眼，有的招呼他一声，但就是没有人对他挑起粪桶这一重大事件发表评论。他们的眼里，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到刘国璋这个毕竟还有些白净的先生的肩上，横着一对儿沾满臭屎的大肚子粪桶。

最有希望发表评论的是郭玉兰。但就在此前几分钟，她在地里对刘国璋平平淡淡地说：“国璋，这菜得淋粪了。”刘国璋说：“那我去挑。”她也只是不关痛痒地“嗯”了一声，就又弯腰锄草去了。难道她不知道他是从来没有挑过粪的？也许是她自己也累坏了，脑子里想不起这种事儿来。

刘国璋真的是非常伤心，又真是觉得他妈的太没意思。

到了厕所后面的出粪口，操起粪勺舀粪。刚刚舀得半桶，突然听见有人急叫：“哪个在舀我的粪！快些搁倒，快些搁倒！”

刘国璋连忙回过头来，看见是教政治的蔡老师在喊。蔡老师见是刘国璋，也并没有松下脸来，他说：“刘老师，你怎么舀我的粪？”刘国璋不解地问：“怎么是你的粪？”觉得好笑：“你厕得出这么多粪来吗？”

蔡老师更加生气，结巴起来：“你……你……你说话注意一点！”

刘国璋说：“我又不想和你说话，我要挑粪。是你找我说的。”

蔡老师稳住情绪，口齿清楚地说：“你乱舀粪，我自然要说你。”

“我没有乱舀，我舀的是学校厕所的，又不是舀的你家里的。”

“学校厕所是分人头了的，一人舀一天，今天该我，我正准备来舀。你舀了就没得我舀的了，我还要种那么多菜。”

刘国璋表示惊讶：“我怎么不晓得分了人头这事？”

“卫麻子那里排了表的，不信你去看。你不晓得，我不怪你就是了，你把粪倒回去就可以了。”

刘国璋有些不服气，说：“我到学校这么久了，一直没有用过学校的粪，今天我就担几挑，又有什么？”说毕又要伸勺去舀，蔡老师一急，就抢过来，把勺把抓住了，刘国璋想扯过来，哪知对方抓得很死，扯了几下，都没有扯过来，反倒把勺上的一些粪水，弄在两人身上。两人一时都十分动怒，四脚叉开，四只眼睛圆圆地鼓着。

眼看已有几个学生围过来了，两人这才醒悟过来，同时放了手。蔡老师白着脸说：“算他妈了，你舀！你舀！我今天不用就是了！”

刘国璋气喘吁吁，说：“我才不舀！妈个臭大粪，也是稀奇得的？”说完，就把粪桶里的粪往坑里一倒，挑着空粪桶，摇摇摆摆走了。一边走，一边脑子乱哄哄地想：“今天这算个什么事呢？今天这算个什么事呢？”又怪卫麻子未给他交待清楚，也未排他挑粪的轮子。打定主意要卫麻子立即安排，不然，就收回自己的地。

刘国璋还卫麻子粪桶时，冲卫麻子发了一通脾气。卫麻子直说是他一时忘了，该怪他。说是有一张挑粪人头时间安排表，并表示立即把他和郭玉兰排上去。作为道歉，他又捉了几只小鸡给刘国璋，刘国璋方才作罢。

这次刘国璋喂鸡喂得十分小心在意。有时半夜醒来，一时记不起是否关严鸡笼，就要披衣起床，打着手电开门检查一番。

有段时间，郭玉兰断断续续，有好几天晚上没来陪刘国璋看书。刘国璋问她到哪里去了，她一脸倦色地说是打麻将去了。刘国璋就笑问她赢了多少鸡蛋，她带刘国璋到寝室去看，满满两大筐，起码有三四百个。刘国璋知道学校里麻将打得不大，她居然赢了这么多，一定是熬了不少通宵，心痛得什么似的，把她搂过来，轻轻地亲她的眼，亲她的耳，亲她的后脖。一边说她绝对不能再去。还说，赢鸡蛋的活算是让郭玉兰做了，卖鸡蛋的活得由他刘国璋来做。郭玉兰挣出刘国璋的怀抱，认真说这事不必要他，她到市场上，要不了多久就卖了。他还是老老实实复习他的功课吧！

事实上，她是卖了好些天，才卖掉那些鸡蛋。小小的一个镇，这些土货，真是不大好卖的。不过，卖得的钱，倒是供了两人一段时间的生活。

考试在即，郭玉兰加紧督促刘国璋攻读。只是刘国璋自己，不知为何倒有些懈怠起来，常常于看书之间说些在郭玉兰看来纯粹是狗碎鸡零的空话。他神情懒懒地，哈欠连天，眼睛东瞟西盯，这本书翻一下，那本书翻一下，仿佛不知该看什么的样子。再不就是丢了书，搂郭玉兰寻欢——郭玉兰已正色说过他好几次了。

一次郭玉兰去县城为学校办事，三天后回来时，不见刘国璋。晚上，才有人告诉她刘国璋在李一中家打麻将。她赶到李一中家，刘国璋果然坐在里面。同桌的是卫麻子、白调度和李一中。孙主任在白调度后面坐着看。见郭玉兰进来，刘国璋有些尴尬，嘿嘿一笑，说：“回来啦？”也不摸牌。李一中老婆正好从里屋出来，赶忙和郭玉兰打招呼，请她坐，要李一中起来让她打。李一中说：“人家小两口儿几天不见，正盼着回去亲热，你还要她打牌！”一面催刘国璋起身，孙主任过来补了他的空。刘国璋空了手要走时，李一中又将他喊住：“你的鸡蛋不要了？我说郭老师，今天刘国璋是大赢家，要不是你回来了，我们不会让他就走的！”一边从地上提起大半篮鸡蛋，递给郭玉兰。郭玉兰不接，刘国璋接了过去，又是嘿嘿一笑，说：“那我们走了？”“快走快走！明天两口子再一起过来，我们还要复仇哩。”

白调度说：“你们现在珠联璧合，都是麻将高手了！”卫麻子说：“怎么不是！郭老师那次一气赢了我一百多鸡蛋！”

出了李一中家，刘国璋问起郭玉兰去县城的事，郭玉兰不理，径直回自己寝室。

刘国璋提着鸡蛋跟在她后面，说：“我是无聊才去打的，我看不进书。”“你走了我一个人不惯。”“我赢的鸡蛋可以卖二十多块钱了！”人都好奇地看他们。郭玉兰开了寝室门，进去。刘国璋也进去。这时郭玉兰才说：“要赢鸡蛋自有我，不想想你的时间多宝贵！临走前我的话都白说了！”说完眼一红，眼泪在里面直打转儿。

刘国璋慌了，要过来搂郭玉兰，郭玉兰把他一推，推开。刘国璋就说：“好吧，我听你的，现在就回去看书。”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架势。郭玉兰兀自低着头，动也不动。刘国璋说：“真生气啦？”过去强扳过她的脸来，吻她的泪眼。

第二天，郭玉兰将刘国璋赢的鸡蛋拿到街上去卖。回来十分委屈地对刘国璋说：“你以为你真赢了什么好东西啦？一半都是臭鸡蛋！”

临研究生考试越来越近，刘国璋情绪烦躁，动辄发怒。郭玉兰若说他两句，他就很不负责地回嘴道：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考什么研究生。要考研究生刚毕业时就考了，哪里还会拖到现在！他在学校本就不出色，要是出色还会分到这种学校来？

在这种学校又尽干些莫名其妙、无聊透顶的蠢事（最正经的事就是发篮球给学生打

了！)种地，喂鸡，“值勤”，整天价为一餐一饮而奔忙，水平更是远不如毕业时，考，凭什么去考？郭玉兰被气得脸色煞白，质问道：“你当初为什么说要考？为什么要作这么久的准备？为什么要报名？”刘国璋说：“我说过的，是为了打发时光！”

或者说，为了自欺欺人！”甚至耍泼说：“主要是你希望我去考。”把郭玉兰噎得说不出话来。他还把他那一堆所谓的资料拿给郭玉兰看：“你看吧，我就是看的这些东西，这是几年前我心血来潮时弄来的复习资料，谁敢担保现在人家还依这个？”

又刨出一堆被耗子啃过的书：“这些书也只该拿去喂耗子了！要凭它们混成研究生，也太天真了！”说着说着自己也真的伤心起来，弄得郭玉兰反倒要含着眼泪好言安慰他，鼓励他，说一大串有志者事竟成，吉人天相之类的格言，好象他不是一个人和她一般大，学历还比她高的成人，而是她的一个混沌不通的学生。

好不容易撑到出发考试的前一天。大约郭玉兰又答应了什么条件，吴成很大方地准了刘国璋十天假。晚上，郭玉兰来为刘国璋收拾行装，一边收拾，一边嘱他路上当心，考试前一定要休息好，做题既要充满自信，又千万不要马虎等等。刘国璋心不在焉地点头。收拾完毕，郭玉兰拿出六十块钱来，给刘国璋做路费。刘国璋执意不收，说他的盘缠是准备充足的。郭玉兰说：“你有多少钱我还不清楚？绝不会超过十五块，车票钱都不够。”刘国璋说反正他有钱，不用郭玉兰为此操心，这些钱她应该留着自己用。郭玉兰也就不再勉强。临到离去，郭玉兰盼他象往常离别时那样好好和她亲热亲热，岂料刘国璋只马马虎虎抱了她一下，就放开了。还催她早些回寝室，最后提醒她不要忘了帮他喂鸡，晚上鸡笼一定要关好——郭玉兰十分疑惑地走了。

郭玉兰一走，刘国璋立即赶到李一中家。白调度和孙主任早在屋里等着了，见了刘国璋，两人说：“怎么才来！”刘国璋坐下，说：“都弄好了么？”“都好了。”

这次是辆货车，明早六点钟走。天麻我们负责先装好，怕路上有人盗货，你得辛苦一点，坐上面押车。”孙主任说。白调度说：“驾驶员我们先给了好处了，你只负责他吃饭。”一面掏出一百块钱，交给刘国璋：“这些钱路上开销，不够你先贴上。”

刘国璋说：“我一分钱都没有。”白调度看了看孙主任，又摸出一百块，“这总够了吧？”刘国璋将钱收了。孙主任说：“记住，还是上次那个价。这次货多，我和白调度都是下了大本钱的，你要谨慎一点。”“不放心你们最好去一个人。”“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我们对你是放心的，你上次就做得很好嘛。”白调度说。

“这次的货好不好？”刘国璋问。“当然好！是我亲自收购的。”孙主任肯定地说。

李一中老婆自然仍要刘国璋带衣服。这次她胃口大，要带两千块钱的，并预先给了钱。

刘国璋从李一中屋里出来，回自己寝室，路上碰见吴成。吴成说他正要找刘国璋。拉他到一处僻静地方说话：原来他要刘国璋带一双皮鞋，大地方的皮鞋比道坎的肯定要好。他拿钱给刘国璋时有点不好意思，一再解释说这钱不是他的，是他弟弟的。弟弟听说他下个月要到县上开校长会，就拿钱让他买一双皮鞋，因为他现在的皮鞋早该扔进垃圾堆了。他说他弟弟在煤矿工作。

将到寝室时，发现郭玉兰在门口站着。郭玉兰问：“你到哪里去了？”刘国璋说：“吴校长找我说话，要我给他带皮鞋。你怎么还不休息？”郭玉兰说：“我给你煮了十个鸡蛋路上吃。”将一小袋温热的鸡蛋递给刘国璋：“说几句话就花这么长时间？我在门口等了好一阵了。”刘国璋不禁感动，牵了郭玉兰的手，要她进屋坐一会。郭玉兰却说时间已经不早，他明天要走远路，该休息了。说完抽手走开。

刘国璋就站在门口，心事重重地看了一阵她的背影。

第六天上，刘国璋回到学校。

天麻也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

去的时候，刘国璋按白调度说的，一路招待司机饮食。开头还走得不错。但走到约一半路程时，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说车坏了，不能走了。刘国璋担心货物安全，又怕误了考试，求司机想办法。说了一大堆好话，不管用。后来狠狠心，塞给司机三十块钱，司机钻进车底鼓捣两分钟，就爬出来说能走了。走不了多久，又停车。于是又塞钱，又鼓捣，车又开一阵。如此三五番，不但白调度给的二百块钱被用光，就是李一中老婆买衣服的钱，也被挪用了一百多块——待车慢吞吞走拢时，第二天就要考试。

天麻没有卖掉，刘国璋是不敢想考试的事的。于是急急忙忙去找上次的买主卖天麻，万不料天麻里却杂有假货！——人家一公斤也不愿要。还怪他心太黑胆太大，熟人都要骗。刘国璋完全被整懵了头，家里人劝他先别管天麻的事，考试完再说。

但一堆真假皆有的天麻该如何处理对他来说实在是个太大的心理负担，加上本来就准备得草率，料想勉强考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于是狠狠心，索性决定放弃考试。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现在他别无选择。

第二天，刘国璋拿了一些天麻，去试外面的野摊。东西多了，他又不识货，只好不管真假，扛了一麻袋就走。

野摊很不好找，东一家西一家的。而且摊主个个莫测高深，极难说话。别看他们卖药时和颜悦色，巧舌如簧；要他们买药，却好比要掏他们的心肝，是满脸的不情愿。往往刘国璋在一旁蹲了半天，说了一大堆话，他们才哼哼哈哈一阵，挑挑拣拣一阵，显出一点儿要买的樣子。但终于又是不冷不热打量刘国璋一阵，就转脸笑容可掬地招呼他们的顾客去了——再不理他。好一点的，也只要三五斤，或十来斤，且出的价格低得绝对不能接受。

试了几处，都是碰壁。刘国璋扛着麻袋从这路车转那路车，累且不说，还怕遇见同学朋友熟人什么的，躲躲闪闪，紧紧张张，形象异常狼狈。后来到了—处僻静地方，问至一个药摊。摊主是个红脸的胖汉，倒肯和他周旋，因为他此时生意清淡，正想有个人摆龙门阵。

刘国璋吸取先前的教训，想先对摊主搞点“公关”，再说卖天麻的事。所以他将麻袋放在一边（摊主也不问里面是什么），故作随便地蹲过去，对胖汉说：“买卖兴隆，恭喜发财！”

胖汉很高兴地一笑，回答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地方？”

刘国璋说：“你很幽默。暂时不麻烦你，我是随便耍耍。你一定很懂医道，看你的模样就知，多健康的气色！”

胖汉说：“那不是吹牛的，不懂医道敢摆药摊？敢在这个大码头混？不瞒你说，我家世代祖传行医。”

刘国璋说：“难怪，我是觉得你与别人不同。一眼就看得出来。”

胖汉说：“你知不知道周主任？就是市三医院内科的周主任，他都找我看了病的。他害痔疮，三医院治不好，找到我，我两副药就把他治好了。”

刘国璋说：“这个周主任我晓得，很有名气的。我找他看过两回病。他也找你看病？你还真是了得！”

胖汉乐了，说：“我是不乱说的，我看过的病人个个都有记录，有名气的人多的是。前两天，有个市政协委员……”

刘国璋说：“你的药肯定卖得走的。”

胖汉顿一下，看刘国璋一眼，又看刘国璋的麻袋一眼，说：“我主要是行医，卖药在其次。”

“人看了病总要买药。”

“我的药好，要不了多少就解决问题。”

“我有一些好药，你看看怎样？”

胖汉脸上冷下来，不说话。刘国璋赶快打开麻袋，抓出几颗天麻递给他看：“这是正宗的好天麻，专门从山里运出来的。”

胖汉说：“我就晓得你有名堂。”

刘国璋说：“我跟你一样，是做正经生意的。”

胖汉将刘国璋的天麻仔细看了一眼，就还给他，脸上的表情十分不屑。

刘国璋心里发慌，口里犹自问道：“你觉得如何？”

胖汉左右看看，拉刘国璋近一点，问他：“你不是做这生意的人吧？我看你象个读书人。你怎么也卖假药？”

刘国璋脸色绯红，取下眼镜在衣服上乱擦，口里强说：“我不是卖的假药！你不要乱说。”

胖汉冷笑：“我乱说？我也不怕给你说实话了——你传出去也不怕——我们就是吃作假这碗饭的，我还不知你的天麻是真是假？我还可以告诉你拿什么充的假。”

“你个读书人，不好好干自己的正经事，倒来吃我们，好笑不好笑？我还从没碰到过这样好笑的事情！”

刘国璋又羞又气，心想工夫又算是白费了。满以为多找几个摊子，总会碰到一个傻的，但傻的那天似乎都没有出来摆摊。附带还有一顿羞辱，真是倒霉透顶。只得矢口否认自己是读书人。又强词夺理，说他的天麻绝对没假，是胖子想压低价格才信口胡说的。他是世代挖天麻的家庭出身，未必还不认识天麻？一边说一边扛起麻袋撤退了事。

终是无法可想。于是求那捣鬼司机将天麻原车拉回（说好运费回去后和孙主任总算，反正有货抵着）。他自己在家里要了些钱，匆匆办齐李一中老婆的衣服，给吴成买了皮鞋，也心急火燎地随车回去了。司机回去时倒没有装怪。

孙主任理亏，又没损失货，自然没什么说的。白调度又一力安抚了司机，问题也就算解决了。只有刘国璋一人，既破损了钱财，又失去了考研究生的机会。虽然骂了孙主任一顿出气，但损失究竟是挽不回来的了。

回来那天，郭玉兰正在寝室给吴成织毛裤。忽然听人说刘国璋回来了，她就知道了出了问题。立即丢下手里的活儿去见他，他却不在。他正在李一中屋里冲孙主任发火，声音老远都能听见，她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

她就转身回到寝室，把自己关在屋里。

当天晚上，刘国璋没来找郭玉兰。

第二天上午，刘国璋到郭玉兰寝室找她来了。

郭玉兰见刘国璋出现在门口，就跳起来关门。门关上了，外面静悄悄的，好一阵。以为刘国璋走了，开门看时，刘国璋却在外面站着。刘国璋说：“我无颜见你，又不能不见你。”一边说一边抬脚往屋里走，郭玉兰只得让在旁边，但脸上冷得象是挂了霜，眼睛盯在墙上说：“你这人脸皮也真厚！”

刘国璋通红着脸说：“我是脸皮厚，你知道就好。”

郭玉兰不说话，只是很奇怪地也斜了他一眼。那眼神让刘国璋觉得好象她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稀奇东西。

刘国璋继续说：“我承认辜负你了，万分对你不起。我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出息，这次你都看出来。误了考研究生是偶然，没本事没出息却是必然。我千辛万苦进了城，只是为了去卖假天麻，我象是社会上的假药贩子。我甚至还不如假药贩子，我骗不了人。假药贩子却骗得了人。他们还嘲笑我，我戴着知识分子的眼镜，却干卖假药的勾当。连这些人都瞧不起我，更不要说你了。你现在一定万分后悔自己认错了人，爱我亲我，对我怀那么高的期望，为我做那么多的牺牲，你一定后悔了，是不是？”

郭玉兰已经坐在床上，眼睛红红的，要流泪了，但她仍然不说话。

刘国璋又说：“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不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今天来就是想对你说这个。你现在对我干什么成，我听凭你的发落。你不想说点什么吗？你不想责备我、骂我一顿吗？我现在最想听的，就是你的声音！”

郭玉兰的眼泪掉下来了，她用手飞快往脸上一抹，把眼泪抹掉，顺手抓起吴成的毛裤来织，顽强地一声不吭。

刘国璋见郭玉兰流泪，心里又疼又慌，直想走过去抚慰她一番，但他不敢。这样沉默了一会儿，郭玉兰的眼泪越流越多，刘国璋终于忍不住了，大着胆走到郭玉兰身边，拿手去碰她的肩头。郭玉兰身子却象被虫子蜇了似地一抖，迅速扭开。刘国璋心里顿时凉下来，说：“看来你是真不愿理我了。那么我还是走吧，你知道了我的心思就够了。”

郭玉兰自顾自地织毛裤，仍然没有反应。刘国璋自觉再难呆下去，只好慢慢出门。他想，郭玉兰是不会原谅他的了。实在的，他太伤她的心了。

吴成的皮鞋在他就要去县里开校长会的前一天断了底，算来只穿了不到十天。

九十多块钱轻轻松松断送了不说，还误了开会时撑面子的大事，吴成气得七窍生烟，把刘国璋叫去好一顿埋怨，说他一定是在小摊上买的Y货。吴国璋赌咒发誓，说是在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买的：“不是有发票在你手上么？”吴成说：“发票还不是有假的！”好象刘国

璋从中作了手脚的口气。刘国璋有口难辩，只好说下次进城负责拿去修。但又明白保修期只有三个月，等到他再一次进城时，恐怕早就过期了。

不过说着好听而已。吴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只是摇头。刘国璋也想争口气赔他，无奈囊中羞涩，哪里敢逞这个英雄——吴成到底是校长，倒没有提出让他赔的话。

更糟的是给李一中老婆带的女式时装，半个多月一件都没卖掉。李一中老婆不比吴成，她公开叫住刘国璋，哭哭啼啼要他自己去卖掉那些衣服。小本生意人家，男人又关不起工资，如果这次的衣服做亏了，一家人的生活就成问题了：“这可怎么办呀！我家还有两个没成人的娃儿呀！你行行好呀！”李一中站在一边，也不劝。

本来买的时候觉得很不错的衣服，偏偏没有卖运——真是没兴一起来。刘国璋经不起妇人的扭，只好答应帮她卖。

于是刘国璋来到镇上，坐在李一中老婆的服装摊后卖衣服。他记得城里一些小店家卖衣服时喜欢吆喝，他也就试了一试。无奈小镇人烟稀少，喊了一阵，喊拢一小群人，但他们也只是好奇地围着，看把戏一样，并不买。有认得他是中学的老师的，不免又指指戳戳交头接耳怪模怪样，让他感到难堪。卖了几日，依旧卖不动，烦恼苦闷之极。

李一中老婆的服装摊斜对面，也是一家服装摊。摊主是个胖胖的脸色红润的姑娘，几天来，她一直悄悄观察着刘国璋。这一天李一中老婆不在，胖姑娘走过来，和刘国璋搭起了话。姑娘说，她叫黄丽，曾是中学的学生。听说他是中学里的老师，怎么也卖起了衣服，还是帮别人卖？是不是他和李一中特别好？刘国璋就说了他帮李一中老婆从城里带衣服，带回却不好卖，李一中老婆强要他卖的事。黄丽听了甚是不平。嘴往下一撇，说：“难怪！这个婆娘最小气了，你帮她的忙，帮对了是白帮，帮错了就该‘汤水’。我们同她都合不来的。”还劝刘国璋根本不用理她，她不能把他怎样的。刘国璋说这件事他应该负些责任，再说，反正一天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守守摊子也没关系。黄丽说：“你倒是个好脾气！”

于是黄丽就拿了一件时装，前前后后仔细看了看，说其实衣服是不错的，也许这里的人只是不喜欢下摆的流苏。把流苏剪了，再镶一道颜色谐调的边，可能就好卖了。

一句话提醒刘国璋，立即就要拿一件去裁缝铺里加工。黄丽说不必拿到裁缝铺去，晚上她拿回家去帮他弄。她家里有缝纫机，她也会裁缝手艺。

第二天，黄丽拿来加工好的两件衣服挂在自己的摊子上，衣服很快就被别人买走了，且价格比李一中老婆定的要还要高出五块钱。她把钱如数交给刘国璋。刘国璋以为出现了奇迹，感激不尽，哪里肯要她多的钱？口里直说就是能卖原价也是非常感谢她的了，要去多的他成什么人了呢？多的就算是给她的加工费。黄丽就不再坚持，只说剩下的她全部拿回去加工。刘国璋听了这话，更是喜从天降，哪里还晓得客气，把头如鸡啄米一般乱点了一通。

天擦黑时，收了摊子。刘国璋要和黄丽一起到她家里加工衣服，黄丽答应了。

黄丽的家就在镇上，家里除她以外，还有母亲和哥哥。哥哥已结婚，和嫂子住在外边，家里只有母亲。她母亲见女儿引来一个带眼镜的陌生人，有些吃惊，把刘国璋好一阵端详。黄丽说：“这是中学的刘老师，我帮他加工衣服。”老妇人说：“老师加工这么多衣服干什么？”黄丽说：“妈，你别管那么多。我们饿了，要先消夜。”

刘国璋说他不饿，让黄丽母女俩自吃。黄丽看着刘国璋，很认真地说：“刘老师你客气就不好了，你是不是瞧不起人？”刘国璋赶快说：“我哪里是瞧不起人！好，我吃。只是太打扰你们。”老妇人摆出饭菜，两荤二素，加一个鸡蛋蕃茄汤。热气腾腾又香气扑鼻。刘国璋忍不住悄悄咽一口口水。

黄丽又去拿出酒来，用一个杯子斟了，送到刘国璋面前，说：“刘老师，先喝一点

酒！”刘国璋许久没尝过酒的滋味了，见了面前的酒杯，鼻翼早已禁不住扇动了几下。但他还是硬挺着说了一句：“我一个人喝？”黄丽看她母亲一眼，爽脆地说：“好，我陪你喝——可我是不会喝酒的！”刘国璋说：“笑话！女的喝起酒来个个胜过男的。”黄丽笑了笑，又拿出一个杯子，给自己斟了，举起来与刘国璋碰杯。

吃饭时，黄丽慢悠悠和刘国璋说些生意经。刘国璋却有些口齿含糊，因为他的嘴里填满了菜肴。老妇人不时偷瞄刘国璋，好象他的模样特别值得研究。

放下饭碗，刘国璋闭着眼睛打一个嗝儿。酒香肉香从喉咙里直溢上来，令他十分满意。然后他接过黄丽递来的热毛巾，擦一擦油嘴，醺醺然跟黄丽进了里屋。原来是黄丽的卧室。进门就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扑鼻而来，令刘国璋醺醺然之外又有些飘飘然。就是郭玉兰的寝室，也不曾让他产生过这种感觉。一面的墙壁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贴着若干港台影星歌星的画片。星们上面一齐看着刘国璋微笑。看看床帐和其它小摆设，也甚是光洁可爱。一架缝纫机，摆在靠床很近的地方。边上一只落地台灯，从粉红的灯罩里打出一弧温和的光来。

黄丽叫刘国璋在床上坐了，自己麻利地调好缝纫机，拿一件衣服就开始加工。

刘国璋说他可以帮着铰流苏。黄丽就侧过身来，手把手地教他铰。灯光把黄丽的身影罩了一些在刘国璋脸上，看上去不阴不阳的。刘国璋的鼻子几乎触到黄丽的胸脯了，温热的杂着香水气的十分耐闻的汗味直往他鼻子里溜，这使刘国璋心里产生了一点儿不大好的意识，在这些意识就要膨胀起来时，黄丽便说他已经能铰了。一边称赞他不愧是当老师的，一教就会，然后就转过身去。刘国璋只得回过神来铰流苏。

于是刘国璋负责铰流苏，黄丽找出一些布条来，在缝纫机上镶边。

让刘国璋惊讶的是，衣服改做好了，黄丽还在领下缀一个“中外合资青春服装公司”的商标。她有一大盒这样的商标。她说，昨天的两件就是缀了这种商标的。

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黄丽不时发出一阵阵响亮的笑声。

黄丽几乎问了刘国璋的一切，问得很天真很直截了当，比如，“你多大啦？你是从什么地方分来的？老家还有什么人？你是觉得读书累还是教书累？你在学校耍女朋友了吗？你一月拿多少工资？校长待你好吗？你在这里习惯吗？冬天冷不冷？

想不想家？”诸如此类，刨根问底的。刘国璋虽然不习惯她的这种问话方式，但还是没多少保留地满足了她的好奇心。因为他觉得她那么明显地表现出对自己的关心，心里很是感动。

她也说自己的事。说她家的人，她家的房子，她家的生意。还说她其实是并不很想做生意的，她是很想读书的——读了书的人斯文，书读得越多越斯文——只是读不上去。但她家的亲戚，有读书读出了头的。她的一个堂兄，就是个大学毕业生，在新疆石油队里当工程师。她的一个隔房的舅舅，是个中专生，在县农机厂当技术员。每次她到县城进衣服，都要去他那里耍。听说厂里就要提他当车间主任了。

慢慢地，夜已很深了。加工好的衣服垒成一大堆，地上满是铰下的流苏，象是铺了一层金色地毯。

忽然觉得夜很静。原来他们已有好一阵不说话了，屋里只有缝纫机轻快悦耳的响声。外面黄丽的母亲也早消失了声响。正是天气有些热的时候，刘国璋在黄丽后面，铰一阵流苏之后，就看一阵黄丽来调剂精神。他透过黄丽的碎花短袖衬衫，看里面乳罩的扣带。那扣带紧绷绷的，扣子斜着，象是要被拉掉的样子，不免为她担心。又发现黄丽淡淡的腋毛在工作中时而被胳膊夹住，时而又露出来，很有节奏，就忍不住去数那腋毛露出的次数。有时眼光又滑向下面，观赏黄丽那条浅色的丝裙。

丝裙罩住她丰满圆滑的臀，汗水将里面的三角小内裤清晰地贴印在裙上。这样看的时候，又想起郭玉兰，竟想不起郭玉兰的内裤是不是这样露脸地贴在裙上的。

刘国璋从侧面递给黄丽铰掉流苏的衣服，看见她胖胖的脸蛋红得象一只熟透的苹果。她的嘴唇略略鼓起，充分地鲜润。上唇一层细细的小茸毛，更使她显得憨态可掬。

黄丽伸手接衣服时，被刘国璋碰着了，两人的手便有意无意地胶住一会儿。

后来，黄丽做着做着，有时会忽然回过头来，不胜娇羞地瞄刘国璋一眼。瞄得刘国璋的心很响地往上一跳。她曾起身上屋后的茅厕，大约离得太近，夜又安宁，渐渐的声音直传进刘国璋的耳里。

时间在飞快地流逝，他们却似乎没有感觉到。他们有时也说话，不过声音是放得很低了。

然后就是每晚照例的停电的那一时刻。两人一下落入黑暗中。缝纫机的声音说话的声音一时都消失了，仿佛时间就在那一刻突然停住。黑暗既是空间又是时间，黑暗就是一切。黑暗有时让人恐慌，有时却给人勇气。在黑暗中，刘国璋的身体被一只勇敢的手抓住了。紧接着，一个柔软火热的身体滚进他的怀里。刘国璋的脑子也象是一下停了电，完全失去作用。只感到脚底一股奇异的力量升上来，他就抱住那个身体，顺势一拖，就拖到床上去了……

刘国璋无脸和郭玉兰照面。有两次，他看出郭玉兰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很明显地要和他搭话的样子，赶快借故躲开，把郭玉兰窘得一脸通红，再不主动理刘国璋。

刘国璋心里又是轻松又是难过，思量着总得找机会与郭玉兰好好谈一下，只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才有那个胆量，真正面对郭玉兰时，又该谈些什么。

但是有一天，黄丽的哥哥忽然来到学校，先找刘国璋谈话了。

刘国璋一听来人是黄丽的哥哥，心里就有些发慌——他隐隐约约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果然，黄丽的哥哥直截了当，一进屋，就对刘国璋说：“刘老师，你得赶快和我妹妹结婚，她有娃儿了。”他说这事的时候还咧开嘴，很暧昧地笑了一下，让刘国璋觉得他纯粹是在开玩笑。于是刘国璋也嬉皮笑脸地说：“莫开玩笑莫开玩笑，哪个哥哥开自家妹妹的这种玩笑！”

黄丽的哥哥立马收起笑，面孔有些凶地说：“你想赖账？”

刘国璋被他凶得呆了一呆，有些糊涂地问：“我赖什么账？”

黄丽的哥哥更凶了一点：“妈的，你和我妹妹……都那个了，你还想赖账？”

刘国璋有些不好意思、有些惭愧、又有些泄气地问：“她都给你说了？”

黄丽的哥哥很得意地说：“是给我说了，我是他哥哥么！”

刘国璋就不开腔了，重重地一屁股坐在床上。黄丽的哥哥有点不放心地看他一眼，找根凳子坐下，很认真地报告说：“她到医院查了的，我不哄你。”

刘国璋白着脸说：“这么说是真的了？”

“不是真的未必还是假的？你个人说话才怪！”

刘国璋想了一阵，忽然很急切地说：“可不可以做掉他？”

“做掉什么？”黄丽的哥哥一时未反应过来。

“孩子呀，做掉孩子！本来我们都没有准备，所以……”

黄丽的哥哥又翻转脸来，呼地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指着刘国璋的鼻子大声说：“我说你还是想赖账嘛，我说你还是想赖账嘛！不得行！给你说，不得行！没得这么撇脱的事！”

刘国璋忙说：“你说话小声一点。”

黄丽的哥哥重新坐下，气呼呼地说：“刘老师，你要讲点良心！我妹妹她一个黄花娃娃，都和你那个了，你还要怎样？再说，她哪点又不如你？你个老师，工资都领不齐。和你结婚，只有你占强的。”

刘国璋苦笑一下，说：“是只有我占强的，所以我不愿连累你妹妹。”

“你已经连累了，还说不愿连累！”

“我们是一时冲动……”

“我们不管你那么多，反正你得和我妹妹赶快结婚。等到她肚子大了就麻烦了！”

我再问你，你答不答应和我妹妹结婚？你答不答应？”黄丽的哥哥又把嗓门提高了。

刘国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那么，让我考虑考虑吧。”

黄丽的哥哥很忠于职守地说：“好的，我等你考虑。”一边摸出烟，点燃火，很有架势地吸起来。

刘国璋说：“明天给你答复行不行？”

黄丽的哥哥说：“你是领导啊？给我打这些官腔！”

刘国璋说：“我要和黄丽谈谈。”

“你不答应结婚她是不会和你谈的。”

“那你起码也得让我出去一会儿吧？”

“出哪里去？”

“就在学校里面。”

“好的，我不怕你跑了。我就在你屋里等，你快一点回来！”

刘国璋心乱如麻，走出门去。他要去找郭玉兰。他也不知道这时找郭玉兰干什么，只觉得应该找郭玉兰。他象一个就要溺毙的人奋力游向视力所及的木板一样，向郭玉兰游去。郭

玉兰那美丽生动的身影，此时此刻在刘国璋的眼前分外亲切地凸现出来。他脚步匆匆，感觉是踏着自己的命运在走。

他终于看见郭玉兰了，差点大声呼唤起来。但他尽力克制住了，小心抄过去，怯怯地轻叫一声：“玉兰……”

郭玉兰显然有些吃惊，她迅速看刘国璋一眼之后，就把视线移向别处去，一边走她的路，也不答刘国璋的话。

郭玉兰的这种冷淡态度使刘国璋一下清醒了，忽然明白眼下这事，几乎是无法向郭玉兰开口的——这事和其他任何人说起来，也要比和郭玉兰说起来妥当。

但他确实只能和郭玉兰说这事。也只有必要和郭玉兰说这事。

他在郭玉兰后面跟了一会儿，希望她能够回过脸来，但是她没有。

于是刘国璋鼓足勇气，在郭玉兰后面说：“玉兰，我想和你说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从郭玉兰的背影可以看出，她略略踌躇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是不是停下来听一听呢？刘国璋察觉到这一点，反倒慌乱起来，口里忙说：“其实也不是……重要得很的事，是我们之间……不是我们之间，是我和……别人之间……不对不对，其实也是……我们之间……这事反正有点……我想说的是……”这样呓语一般地咕哝着，刘国璋仿佛听见郭玉兰在冷笑，同时发现她加快了步子。还没等刘国璋想好该怎么说，忽然就发现他和郭玉兰已经走到一群站着说话的老师旁边了。象是有谁在那里存心安排，他们忽然就走到一群站着说话的老师旁边了！那些老师都有些好奇地看着他俩。郭玉兰立即和大家说开了话，那神气，简直身边就象没有刘国璋。

刘国璋在那一瞬间，感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好象一脚踩进了虚空。他就机械地转过身，走开。

黄丽的哥哥站在刘国璋的门里，抽着烟，看着刘国璋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回来。

刘国璋走拢了，懒懒地对黄丽的哥哥说：“我已经考虑好，你回去对黄丽说，我同意和她——结婚。”又说：“我一文不名一无所长，希望她不要后悔。”

黄丽的哥哥兴高采烈地说：“后悔个啥子哟！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些话！”说完一跳出门：“我这就去给我妹妹说！”大步流星，眨眼工夫就走没影了。

这里刘国璋进了屋，“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一个星期之后，刘国璋和黄丽闪电般地结了婚。刘国璋甚至都没有通知家里。

黄丽的意思还是要通知一下，刘国璋一副瞧她不起的神气，说：“这个婚，有什么好通知的！再说，家里晓得了，你和我结婚就困难了。”黄丽明白过来，红着脸不说话了。

到刘国璋结婚那日，郭玉兰似乎才明白事情的原委。躲在屋里伤伤心心痛哭了一场，哭得全校尽人皆知，无不摇头叹息。刘国璋自然也知道了，缩在新房里，黄着一张脸，垂着一颗头。又没头没脑地抓起一包喜糖，用力摔在地上，口里对黄丽吼：“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我有什么好！我有什么好！”把黄丽吓得也哭起来，抽抽嗒嗒地说：“国璋——我晓得——你和郭老师的事，但是现在，但是现在……你不要——这个样子！”刘国璋有些呆气地看着黄丽，听她说话。然后突然窜起，一把搂定黄丽，把手伸进她的内衣，使劲乱摸。口里格格怪笑着，说：“我晓得了，你是不是爱我大学生的斯文？我不斯文哩！我才不斯文

哩！”又猛力扯下黄丽的裤子，黄丽惊叫：“门！门！门！！”刘国璋狂乱地说：“鸡巴个门！”胡乱伸脚一勾，把门碰上，就把黄丽弓身压在床边，从后面直插进去，一面干着，一边还气喘吁吁地说：“我是不是——不斯文？我说我——不斯文嘛！我说我——不斯文嘛！”

黄丽呜呜哭着，有些傻气地撅着臀，让他撒兴。完事之后，刘国璋瘫在床上，忽然也呜呜地哭了。

婚后，刘国璋对黄丽还不错。因为家里一切都是黄丽供给，刘国璋光人一个，现成做女婿。不少人艳羡他有福气，也有冷脸嫉妒的，说他：“凭什么他就该享福？”

不就是凭他那块大学生的空牌子么！”刘国璋也渐渐觉得自己是占到强了，是搞到着了，是不知不觉掉进福窝窝里了，比起学校的大部分职工来，他如今是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了。所以有时对黄丽就表现出感激的神情来，一阵一阵地对她温柔有加。

每当那时，黄丽就觉得十分幸福。

但刘国璋坚拒到黄丽家住，和黄丽就住在学校他原来的寝室。门口除鸡窝之外，又用废油漆桶做成一个煤球炉子。每天早上，大家都能看见他在门口使劲扇炉子，煤烟升腾起来，呛得他直咳嗽。虽说大家以为刘国璋靠上了黄丽，相当可以了，但细看他面前那煤烟滚起的样子，和别人家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刘国璋在卫麻子家捉的小鸡一天天长大了，而且下蛋了。

他老婆黄丽的肚子也一天天地显了。为了老婆坐月子有足够的蛋吃，刘国璋又加喂了几只鸡，鸡笼也换了一个大的，双层，有半个门高。

文峰突然和抄手姑娘大闹一场，吹了。他又回到“教工之家”，并且继续帮郭玉兰种地。郭玉兰居然还是原来那个郭玉兰。她对文峰的主动接近并不显得反感，地让他种，“勤”由他执，天天晚上约他一起打麻将，说说笑笑，甚是欢娱的样子。

只是有一天，头天晚上郭玉兰没来约文峰打麻将；当天在“教工之家”也没有见到她的影子。周世海告诉正在吃饭的文峰，郭玉兰当日清晨已经走了。她是辞职走的。

吴成上午才正式公布这一消息。吴成说，郭玉兰要他保密，其实辞职的事，早在刘国璋结婚的那天，她就正式提出来了。文峰只问了一句：“她辞职到哪里去？”周世海说：“听吴校长说，是到海南。她有一个同学在海南发了，请她去当公关小姐。”

文峰仿佛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半天没有说话。然后把碗一推，走了出去。

第二天，文峰不辞而别。人说他是到海南追郭玉兰去了。学校乱纷纷地闹了好几天，吴成直说：“这个文峰，简直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无组织无纪律！”

郭玉兰离去的那天，黄丽以为刘国璋会发点邪气，小心侍候着。哪知刘国璋表现得很安静，只是晚上出去得久了一些，黄丽发现他是在郭玉兰住过的寝室边转游。

回来后，也没有说什么，不声不响地就睡了。

王超群的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一再来信，催她退休，因为她儿媳妇快要生孩子了。

一天，吴成通知王超群，她的退休申请已经批下来，王超群面无表情，象是没有听见似的。吴成说：“现在你可以到儿子那里去享福了，你还不高兴？”她才说：“我高兴，我总算熬到头了。”

她的儿子来学校接她，她兴冲冲收东收西，临到该走的那一天，却变了卦，不愿走了。儿子好说歹说终是说不通，只好单独离去。

紧接着，陈由进了一次县城，回来就和王超群去镇上，找民政助理办了结婚证。

大家才明白他回去是和老婆离婚，也才明白王超群不走是为了陈由。多少年了，他们一直不明不白地同居着，现在轮到王超群退休时，他们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了夫妻。

刘国璋老婆的肚子越来越大。刘国璋大约因为不愁衣食，也奇迹般地胖起来。

刘国璋的麻将瘾也大了，常常在李一中家熬通宵。他的鸡给他生了很多鸡蛋，他有恃无恐。而且，他还精通了识别臭蛋的方法，臭蛋经他眯眼一照，没有不原形毕露的。所以，别人休想再拿臭鸡蛋来糊弄他。

新学期开始，吴成被调往别处当校长，李一中升为道坎中学校长。安排课的时候，李一中要刘国璋搞他的本行，教历史。刘国璋连忙推辞说，他还是上体育和劳动技术好。理由是他个子高，搞体育有前途。再说，新广播操他刚练熟，丢了岂不可惜？李一中为了安定团结，也没有勉强他。

李一中还一次次地准刘国璋的假，让他回家进货（刘国璋家里早就不得不认可他和黄丽的婚姻）。由于有黄丽指点，刘国璋进的衣服非常好卖。

当然，刘国璋也负有给李一中老婆进服装的责任。李一中老婆的意思是进和刘国璋家一样的服装，但黄丽暗里叫刘国璋给她进别样的服装，而且她还能说得李一中老婆很乐意接受。李一中老婆虽是竞争对手，他们两家现在却处得很好，互相照应，彼此相安无事。

孙主任见刘国璋进城的机会多了，又来找他，商量卖天麻的事。发誓今后一定给他真正的天麻，给最上等的。说过几次，刘国璋有些心动，与黄丽商量。黄丽说：“要做天麻生意何必同姓孙的合伙？你还嫌被他坑得不够？

——不如自己下乡收。

购了，进城去卖。”刘国璋觉得有理，就一口回绝了孙主任。他准备等黄丽生过孩子之后，就抽时间下去收购天麻。学生中就有不少人家上山挖天麻为业。

李一中当了校长后，刘国璋进出校长室时，再没有碰过一次头，他甚至也没有觉得自己低过头，顺顺当当地就进去出来了。他想，难道自己长缩了吗？真是奇怪。

工资仍是有一个月没一个月的，刘国璋觉得地让卫麻子一直种下去太亏，就向卫麻子讨来自种。卫麻子自然很不情愿，说他一向对得起刘国璋，历数送他菜若干，送他米若干，送他小鸡若干。但刘国璋不吃这一套。他说：“你对得起我我也对得起你，我的地你种了两三年，出了多少菜，多少粮食？你家的鸡鸭和肥猪都靠了这地才养成的，收获也足以抵得过你那些东西了。原来我是单身汉，种不种地无所谓。

现在我已成家立业，情况就不同了。你是有家室的人，这个应该懂。”卫麻子说：“你不会种地，白糟蹋了。不如我今后多给你些东西。”刘国璋说：“这你不成了佃农，我不成了地主了？”卫麻子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家五口人，全靠这些地养活。我老婆又不比你老婆，会做生意。”卫麻子这样说的时候，鼻子抽一下，眼睛眨一下，麻脸泛红，很有些伤心的样子。刘国璋心就有些软了，只得答应地继续由卫麻子种着。后来与别人说起这事，

人笑他上了卫麻子的当了：“卫麻子多滑头的人！不想想他是学校的总务，再怎么也比你我强，他哪里缺吃少穿了！他是贪心。只苦了他老婆，一年到头给他当种地的长工。”刘国璋明白过来，又一次找到卫麻子，不容他多说，坚决收回了菜地。

好在刘国璋跟郭玉兰学会了一点基本的农活，地收回之后，倒也种出些菜来。

有时多了，堆在屋门前，不碍手碍脚的，黄丽就拿去送人。人问她菜是哪来的，她就说乡里亲戚送的，吃不完。

黄丽生下一个女孩，屋里地上堆着孩子的摇篮尿盆，空中挂满孩子的衣服尿片，屋就越发显出了挤。黄丽提议干脆搬回娘家去住，刘国璋不干。他把那些一直舍不得扔的考研生的“资料”和一些大学里的课堂笔记做废纸卖了（其实它们早被耗子啃成废纸了），腾出一小块地盘来，但黄丽还是嫌挤。无奈，又卖了仅存的保管得较好的几十本书，又扔掉一些杂物。但还是没能止住黄丽的母亲把她和孩子接到镇上家里去。刘国璋也就只好暂时跟到黄丽家住着，帮着做些家务。住下之后，方觉得的确比学校舒服，主要是饭好弄得多，觉好睡得多。只有一样不如意：喂鸡不如学校的环境好。所以刘国璋的鸡仍喂在学校，他每天傍晚去关鸡笼。黄丽担心鸡被人偷了，蛋被人捡了，刘国璋就很在理地教训她：“学校毕竟是学校，人再穷，哪个就真偷鸡摸狗了？！”但他实际上也有些不放心，暗里请隔壁人家照应着。

“教工之家”现在只剩下周世海和邓之勤两个人了，他们轮流“执勤”，一人一天。没看出他们有什么过不下去的迹象，但他们也真心盼望能再分几个人来，和他们同在一口锅里吃饭，和他们共同撑起这个“家”。